

年

卷

期

2

5

第

第

第一册  
第五期  
之  
上  
印  
半

# 新書叢誌

每月出版  
一期

本館設在北京五道廟



05
1

皇皇

此册接續第一年十二册抵作十七册之上半卷

◎價例照舊○每月上下兩册概不拆售○全年二十四册  
北京每月兩期(肆吊五百文)外埠每月兩期(六角五分)郵費  
在內○第一年内預定之報每月寄奉兩册作為一期如定至十  
七册者應繳第二年第五期上下兩册為止其餘以次推算  
○第一年全年報十二册每份肆拾五吊外埠六元五角

告白價目

一頁	半頁
八圓	四圓
一行三十字起碼五角	
常年告白另議	

新出各省府名歌○每本實洋三分

硃印地輿枕本○童子描畫最易記認

○每百張乙角六分

彩印全球大勢模本○每本貳角

啓蒙畫報館第二集第五冊上

本館設在前門外五道廟

目錄

倫理

福建士子

范氏家教

北京同學會寄贈

代友償債

王文正公

習慣自

將人比己

范巨卿

地輿

補浙江界邑

浙江海防

浙江山川

掌故

北京興然學院圖書登錄番號  
第 38473 號

王文端公

朱文正公

甘莊恪公

馬壯節公

福文襄王

真司寇

梅超勇公

克王墓

勇健軍

### 普通植物

蓮

菊

桔

梗

寄生草

### 課蒙喻言

智勝力敗

同種相殘

恩將仇報

### 各國新聞

美國極大身量

黑人自強

皇儲監禁

捕魚新法

遠東漁業

獵獸新法

蓄犬市藥

## 時聞

遊客埽興

德員自戕

巾幗英雄

化私爲公

## 雜俎

苦學生

癸卯十二月出報半期

倫理實說

福建士子



誤人子弟 罪惡極大  
比作庸醫殺人 此等言  
語 可對下等教師說  
不必對熱心教育的人說  
藉教書種陰德 在人  
家子弟身上 打算自己  
的好報應 存了這個心  
先生可就不值錢了  
上邊畫的圖 是當年一  
樁故事 人人贊美的了  
不得 把實在功夫 歸



入果報 我們卻不敢不辯了 怎樣一樁故事呢 有一位  
福建士子 進省趕考 遇著一個相面的老江湖 說他才  
學雖高 陰德太薄 不能中式 可巧果然落第 士子因  
此發個願心 打量着認真教書 我不誤人 或者天亦不  
負我 後來又去趕考 居然高中 都說是認真教書的陰  
德 哈哈 這可悟會錯了 考試本無憑據 教書卻能長  
功夫 存了積德的心 自然教法認真些 教學相長 也  
是一定的理 但有一層 爲功名起見 非爲教育起見  
雖不誤人子弟 師道亦不甚完全了 今日犯這毛病的很  
多 我們拉扯這一段話 甚願凡辦學堂的 不必存好名  
的心 實事求是 說得出 作得到 這纔算是真有熱心  
啊



◎代友償債

古時王廷禮 有一個姓陸的  
朋友 王廷禮的家計 雖不  
豐足 可是比陸姓好過些  
陸姓窮極無聊 屢次借用廷  
禮錢財 不好意思再開口  
因向他人告貸 好容易借著  
五十金 放債的人 一定要  
廷禮擔保 陸姓就把廷禮的  
名字 寫在借據上面了 簡  
直的說罷 這筆帳目 就算

是王廷禮借用了 本人卻是一槩不知 後來債主向廷禮要帳 這纔知道陸姓的詭計 大家想想 此事要遇在自已身上 應該怎樣處置呢 就是肯替朋友認帳 大約也得究問究問罷 不料王廷禮對債主言道 陸姓是我的朋友 這筆帳是我們兩個人用的 今日卻沒有現錢歸還 你既到此要帳 又不便叫你空手回去 一面心裏想著 妻女的簪環首飾 約計可以值五十金 當時把妻女喚出 摘取首飾 交付債主而去

◎王文正公

王文正公且 在朝秉政的時候 寇萊公準 以私情相求 要想文正公保舉他為節度使 文正公不肯送人情 故意



的驚訝 板著面孔說道 節度使的責任 何等重大 可以隨便自己求的嗎 說得寇公面紅耳熱 掃興而歸 從此心中懷恨 再也不登王公的門了 過了不多的日子 朝廷降旨 果真把寇公授爲節度使 寇公入朝謝恩 面奏道 非陛下知道臣子 那能如此 皇帝說道 這是王旦保舉你的 寇公心中大愧 後來聲名甚大 便沒人指他的短處了

◎習慣自然

司馬溫公 說過幾句話

自道年幼時的舉動 因為

家本寒素 性情又不喜奢

華 在喫乳的歲月 他的

長輩親戚們 給他戴些金

銀華美的東西 自己便覺

著很羞愧 往往把那些東

西棄吊 習慣成自然 年

紀二十歲 得了科名 獨

自不喜簪花 同榜的朋友



勸著 方始簪了一枝花 平生粗衣淡飯 不染俗情 溫公這段話 後生小子 都當奉以爲法 但未說破根由 不免令人難學

按著溫公的說法 仿佛是自幼天生的脾氣 二十歲不喜簪花 年紀已長 還不爲奇 所難得的 在喫乳的歲月 就知道不喜華美 這句話的根子 還要歸功在 家道寒素 小孩兒們性情 沒有不愛華麗的 倘若生在富貴人家 耳目習慣 忽給他穿戴上破衣帽 一定也不肯答應 這裏面有人情 有物理 溫公並未曾說破 奉勸培養子弟的人家 小孩們的衣服 總要樸素 從幼看慣 年紀大了 便有許多的受用 這就是德育的道理



◎范氏家教

官宦人家的子孫 最容易沾染  
惡習 車馬衣服 雖是身外之  
物 樣樣講究 不知不覺的  
流入奢華一派 因此失德敗名  
所關非淺 卑污下賤 貧極  
無聊的人 往往出在官宦後裔  
問問他看 是不是愛充闊少  
呀 這等樣人 並非天生來的  
賤骨肉 由於無家教 因此不  
知學 所以弄到這步田地 請

看前圖 地下走的那位 乃是宰相范純仁的少爺 名正平 家教甚嚴 衣服起居 如同寒士一樣 約定親朋 在城外覺林寺作文課 往返四十里 大家乘馬 正平步行 走的熱了 拏一把扇子遮著太陽 在馬後跟隨 沒人知他是貴公子的 學生們千萬記著

◎將人比己

劉寬的度量 非常宏大 從前這報上說過 學生們還記得不記得 今次再舉一事 勉強學他 並不甚難 他的度量 也未始不由勉強學成 又是一件甚麼事呢 有一天一位朋友在座 相留共飲 劉寬叫家人去買酒 去了多時 等得無計耐煩 客人屢次的要走 好容易家人回





來 劉寬大怒 罵了他一  
聲畜類 客去之後 劉寬  
打聽著別人說 方纔買酒  
的人呢 他沒有甚麼毛病  
嗎 人聽這話稀奇 請問  
緣故 答道 我罵了他一  
聲畜類 覺著言語太重  
萬一羞愧難當 出了意外  
的事 我心何忍 可見度  
量寬厚的人 羞愧之心最  
大 將人比己 正是深明  
公地 喜歡罵人的思想



◎范巨卿

范式 字巨卿 在太  
學時候 同汝南人張  
劭相交 大家請假還  
鄉 范式對張劭說  
後二年還學 便道到  
你家中 登堂拜見尊  
親 張劭同他約定日  
子 各自分手 回到  
家鄉 並未談及此事  
有一天張劭想起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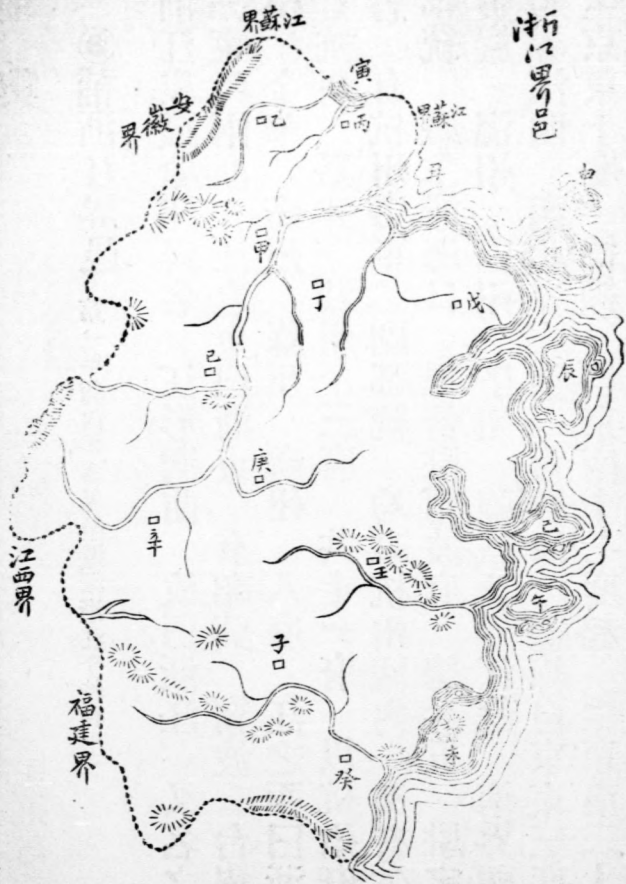
話 算了算日子 已到約定的時候 因此稟知母親 請  
替范式預備酒飯 張母問道 這話是幾時約定的 答說  
二年之前 張母笑了笑說 二年之久 千里定約 你如  
此相信 也未免太老實了 張劭說 巨卿是個信士 決  
不撒謊 母聽此話大喜 到了這日 預備好了酒飯 巨  
卿果然來到 朋友所重 本在一個信字 張范之交 可  
以爲法了

# 地輿

## ◎補浙江界邑

第一年報內各省界邑遺漏浙江今特補出

浙江以錢塘江得名 江形灣曲 故曰浙江 又名之江  
分東西兩浙 江之東曰浙東 有紹興 甯波 台州 溫  
州 金華 衢州 蘇州 處州 八府 江之西曰浙西  
有杭州 嘉興 湖州 三府 共十一府 以杭州府爲省  
會 有杭州將軍 副都統 均駐杭州城內 又有乍浦副  
都統 駐乍浦海口 提督駐甯波府 總兵五 駐定海  
黃巖 溫州 處州 衢州 疆域北界江蘇 南界福建  
西界江西 西北界安徽 東界海 經線自京東三度起  
至京東十度 緯線 自京南十七度起 至京南二十五度



味紙 酒海 葉紹 以茶 浙東 宗 爲大 綢緞 蠶絲 西以 產浙 土

張爲大宗 溫州甯波 均爲通商口岸 近年杭州 亦新  
開商埠 如圖甲爲杭州府 乙爲湖州 丙爲嘉興 丁紹  
興 戊甯波 己嚴州 庚金華 辛衢州 壬台州 癸溫  
州 子處州 丑錢塘江口 寅太湖 卯定海屬甯波 辰  
牛門諸山島 巳林門島 午青唐門島 未玉環廳 申普  
陀山

◎浙江海防

浙江一省 東界大海 海岸綿長一千餘里 海口自北而  
南 第一口如圖甲字處 爲乍浦口 屬嘉興府 有炮台  
副都統率駐防滿兵駐此 爲浙西第一要口 乙爲錢塘  
江口 口門兩山對峙 下有礁石 兵輪不能駛入 所以

地輿 浙江海防



防務不甚吃緊 丙爲甯波 丁爲定海 戊爲舟山 己爲象山 爲浙東第一要口 浙江提督駐此 海口炮台 最爲緊要 庚玉環廳 辛溫州府 亦爲海防重要之地 沿海各島 自定海至玉環 大島凡五 小島數十 皆爲敵人必爭之地 壬字名普陀山 周圍數十里 山多僧徒寺宇 因山中無田 全恃內地接濟 從前爲海盜巢穴 後供觀音大士於此 建設廟宇 鄉火極盛 藉僧徒爲守盜遂絕迹 總之浙江海防 須有兵船 防之口外 若旣近口 雖能堅守 亦無濟矣

◎浙江山川

浙江之山 以天目爲最著 山脉由安徽入杭州 上達金



衢 下達湖州 蜿蜒起伏 綿互不絕 隨地易名 其實  
皆一山所分 浙西之茶 大半皆出此山 溯錢塘江而上  
沿岸皆山 即富春山 至嚴州釣台 即嚴子陵垂釣處  
浙東紹興有會稽山 雖不甚高大 却爲最古名勝 大  
禹之墓 即在其上 山脈蜿蜒 直達甯波 越海爲舟山  
孤懸海中 爲海防要地 台州天台雁蕩二山 飛巒峭  
壁 自漢以前 人迹罕到 至晉代謝康樂好遊名山 始  
闢此奇境 雁蕩在山頂 周圍白里 水平如鏡 秋後雁集  
其中 故名雁蕩 水之大綱 便是錢塘江 發源徽州  
入嚴州境 爲嚴陵江 入杭州富陽境爲富春江 入錢塘  
境爲錢塘江 凡三曲 形如之字 故又名之江 流抵海  
甯入海 海口有龕赭二山 對峙如門 曰鼈子疊 外洋

錢塘江畚略



潮水至此為兩山所逼  
 所逼兩山為  
 逾數高  
 丈江水又急  
 外流向

兩相沖激 遂發大聲 如雷如霆 自海口至杭州合塔  
凡百五十餘里 其聲始息 江西北兩岸當沖 故塘工極  
重 東南岸爲紹興 岸皆沙坡 漲落無常 昔人疑錢塘  
江 不入禹貢 蓋禹之治水 係統籌天下全局 錢塘僻  
在東南 與他不相干係 所以從畧 浙東之水 以甌江  
爲大 發源衢州 由溫州樂清縣入海 爲溫州通商口岸  
即爲海防要地 浙西之水 均以太湖爲總匯之區 太  
湖周圍三百餘里 半在江蘇 半在浙江 即春秋左氏傳  
所謂具區是也

掌故識略

◎王文端公

韓城王文端公諱杰 秉性剛直 貞介獨立 不阿權貴  
在軍機時 正值和坤常權  
威勢赫奕 同列皆仰承意旨  
和恃寵而驕 狎侮寅僚  
無所不至 文端獨守正自持  
不與交往 除會議政事外  
嘗默然獨坐 距和相位甚  
遠 不輕交一言 一日退朝



適與和相並立 和握公手笑曰 手如柔荑 公正色曰  
杰手雖好 但不會要錢 和相爲之變色 至嘉慶朝  
和相伏法 家產抄沒 公爲首輔 凡事力持大體 寵遇  
甚厚 以年老致仕 ○○○御製詩送之 有清風兩袖返  
韓城之句 並命○皇次子餞送 恩榮無比

●朱文正公

朱文正公諱珪 順天大興縣人 自幼穎悟 年八歲便能  
動筆作文 與竹君學士筠 兄弟齊名 登乾隆戊戌進士  
年方十九 劉文正公統勳 重公品學 特薦於朝 簡  
放山西布政使 巡撫黃檢 劾公迂滯 ○○○純廟素器  
重公 不加譴責 改官學士 入直○○上書房 教○諸



皇子 後又因孫文靖公特  
 薦 授安徽巡撫 清介持  
 躬 廉俸之外 一無所取  
 但天性醇厚 易受人欺  
 有貪官某 故意穿破衣  
 進見 所談皆安貧守分之  
 語 公信以為真 甚加獎  
 拔 職任封疆 實非所宜  
 生平愛惜文才 屢掌文  
 衡 識拔名士極多 文詞  
 卓然成家 為北方山斗  
 晚年酷嗜佛法 病薨之日

○○○睿廟親往弔奠 公宅甚隘 外門極低 ○○○御  
輿不能入 ○○○上步至靈前 痛哭甚哀

●甘莊恪公

甘莊恪公諱汝來 江蘇吳江人 初任直隸涇水縣知縣

時○○聖駕巡幸畿甸 有御前侍衛 在縣境放鷹 踐踏

田苗 公立命差役鎖拿 杖責數十 上憲聞知大驚 說

縣令瘋了 這還了得 立刻具摺奏參 ○○○仁廟覽奏

笑道 不畏強梁 真是民之父母 不加保薦 倒反參劾

上司糊塗極了 ○命特升知府 從此簡在帝心 內用

京官 不數年超升侍郎 在禮部參議 ○大禮 悉合上意

官至吏部尙書 忽遇暴病 卒於官署 同官大學士納

親送其喪回宅 訥下車逕  
進 見一老婦 在堂屋地作鍼  
綫 訥相當是僕婦 便說快傳  
語你們夫人 相公在衙門暴病  
死了 老婦聽說 驚問爲誰  
訥相詳細告知 老婦即汪然大  
哭 方纔知這老婦 便是夫人  
訥相問家有餘貲沒有 夫人  
說有 開箱取出白銀八兩 說  
這是志書館月俸 共十六金  
除用餘此一半 訥相感歎不已  
代具棺殮 把這情形 具摺





奏聞 ○○○純廟亦爲感歎 ○○命內務府經理喪事  
入祀賢良祠 甘公以多年州縣 入任京職 又是寵遇極  
隆 歷任顯要 要在現在的時代 豈不發了大財了 何  
至夫人躬親賤役 連應門的僮僕都沒有呢 近來進賢良  
祠的大員很多 要見了甘公 必是說這位先生也太傻了

●馬壯節公

馬壯節公諱彪 陝西固原縣人 年輕的時候 不務正業  
嘗衝突固原提督的儀仗 被提督鎖回轅門 杖責數十  
公氣憤不平 問旁觀的人 提督品最高 到底是何等  
人 方能做提督 旁人對他說道 現在的提督 就是行  
伍出身 公聞之大笑 說我當提督是天人 原來由行伍



出身 我豈不能麼 便對衆  
 立誓 我不作提督 終身不  
 進這城 負氣離鄉 適值大  
 兵進攻回部 公仗劍從軍  
 奮勇無敵 積功至總兵 統  
 兵過固原 鄰里邀請進城會  
 飲 公辭不赴 說此刻還不  
 是我進城的時候 後竟以平  
 撒拉爾回部之功 果授固原  
 提督 方纔衣錦還鄉 至固  
 原城下 屏去騶從 下馬步  
 行至提督署 命立前提督神

位 朝服禮拜 然後視事 並邀鄰鄰父老 設酒歡宴  
指神位對衆道 我非此公所激 焉能至此 可見將相無  
種 惟有志約事成 拂逆之境 正是磨勵英雄的利器  
古今來豐衣足食 平安享受之中 不知埋沒了多少賢豪  
年輕人豈可自甘溫飽 不想立功立業 斷送這昂藏七  
尺麼

◎福文襄王

文襄王諱福康安 文忠公傅恆之子 傅恆爲○○○高宗  
孝賢皇后之兄 有平定西域功 寵遇極隆 文襄幼年  
即充御前侍衛 隨同大軍出征 屢蒙○恩獎 年方弱冠  
即任專閫 歷任陝甘兩廣總督 後以平定苗疆 收復

台灣大功 登封貝子貝勒

其後征苗疆 薨於軍中 追

贈嘉勇郡王 ○本朝異姓王

除蒙古藩部外 餘不多見

漢人僅孔吳尙耿西王 孔

無後嗣 吳耿尙三王 均以

謀反伏法 但此時漢人封爵

的 也須入旗籍 所以孔吳

尙耿 也只能算漢軍 滿洲

籍異姓王爵 也只武勳王揚

古利及文襄二人 揚爵不世

襲 文襄子德麟襲貝勒 文



襄生長軍營 膽略過人 且知人善任 因此所向有功  
生平喜穿絳色衣 現在南幾省 還稱絳色爲福色 就是  
這個來歷

○真司寇

盛司寇諱安 滿洲人 由科第出身 洊升卿貳 志趣遠

大 以古大臣自命 乾隆戊辰 官刑部尙書 值○○○

孝賢純皇后大喪 官民照例 在守制期內 不得薙髮

周中丞學健 塞制府鄂額 以違制薙髮 交刑部治罪

又錦州府知府金文淳 稟命府尹薙髮 爲人告發 拏

解刑部 ○○純廟震怒 命即日正法 盛公叩首力爭

說金某小臣 罔識國體 且請命上司而行 情有可原



請寬其一死 ○○○上大怒  
 曰 汝爲金某游說麼 盛公  
 免冠奏道 臣爲刑部 但知  
 盡職 並不認識金某是什麼  
 人 如枉法殺人 何以風示  
 天下 ○○○上怒其挺撞  
 ○命侍衛縛公赴市 與金文  
 淳一同正法 公並不驚恐  
 但言不能盡識 辜負○朝廷  
 而已 既出 ○○○上悔悟  
 命近臣飛騎 宣旨 與金  
 文淳一並赦免 公趨○朝叩

謝 供職如常 當綁赴市曹 萬人屬目 一時傳稱爲真  
司寇 次日○○○上命公入○上書房 傳導諸皇子 說  
盛安不畏朕 况諸皇子乎 眞師保之選也 觀此可見盛  
公之能盡職 ○○○高宗之能用人 均非後世所及 刑  
賞爲政之大柄 惟明察之君 能操縱從心 不拘成例  
能深入人心 眞收刑賞之用 後代非無刑賞 乃刑一人  
而衆不知懼 賞一人而衆不知勸 蓋一切皆按例而行  
人心不爲之動 此所謂有形式而無精神 人無精神 非  
病即死 國家之大而無精神 將如之何

◎海超勇公

超勇公海蘭察

短小精悍

勇略冠時

隨福文襄王

征

服金川西域台灣

論功皆居第一

因此疊膺封爵

福文

襄倚公如左右手

頃刻不

能相離

公用兵善於少擊

衆 往往以數百人

敗敵

兵數萬

每戰必謀定而後

動

俟兩陣既合

公策馬

登高

望敵營有隙可乘

便帶親兵數十人

抄出陣

外 襲敵兵後路

敵人畏

公如虎

福文襄一生功績

仗海公之力爲多

故相

傳天牛海蘭察

爲成就福文襄功名云





克王墓



克勤郡王諱岳託 爲禮列親  
王長子 生有神力 勇健無  
倫 統兵臨陣 胆識卓絕  
動與古兵法暗合 屢隨大軍  
平定遼錦各處 積功最多  
後用兵山東 薨於途 喪返  
盛京 ○○○文廟悲痛異常  
賜地營葬○○○命開墓中  
隧道 以便歲時○○○賜奠  
撫柩而哭 所以墓穴至今  
未封 ○○○純廟東巡 必  
親往○○○賜奠

◎勇健軍

康熙六十年閒 休養生息  
政令都尙寬厚 民風士習  
不免狎玩 以所○○○憲廟  
登極 剛斷果決 湔除舊習  
所謂寬猛相濟 亦事勢循  
環之所必然 其時西域兵事  
未平 滿蒙健卒 久戍邊疆  
精銳不免消耗 ○○○上  
特密派能幹大員 召募天下  
壯士 力能開二十石弓 能



平舉千觔者爲合格 共得五千餘人 號勇健軍 命史文  
靖公貽直司之 屯戍巴里坤 因當時軍務殷煩 徵輸繹  
絡 而海內宴然 盜賊稀少 蓋勇健非常之士 必不肯  
信服田穡力之勞 爲牽車服賈之事 ○國家不及時收用  
必致流爲盜賊 貽害平民 ○○○憲廟此舉 豈非一  
舉兩得哉

普通植物圖說 續上冊

(十九) 蓮 雙子葉類

蓮花也稱荷花 一名水芙蓉 一名澤芝 爲中國日本等處 花中最著名的 到處都有 人所易知 不必詳述形色 惟種類甚多 中國常種的 是紅白二種 此外有金蓮 花瓣皆金黃色 金邊蓮 白花瓣的周圍 有一綫微黃 千葉蓮 花瓣數十重 產華山 衣鉢蓮 花盤千葉 蕊分三色 產雲南滇池 常種之中 有並頭蓮 一莖二花 品蓮 一莖三花 四面蓮 一莖四萼 重台蓮 一花既開 從蓮房內又生一花 凡種蓮須在清明節前 清明以後種的 花開皆在葉下 不能結子 古人愛蓮的 推宋朝周茂叔 比蓮花爲君子 所以又稱爲君子花 花

房名蓮蓬

古名叫葇

葇如蜂房

至秋後房枯

子熟其堅

如石謂之

蓮子花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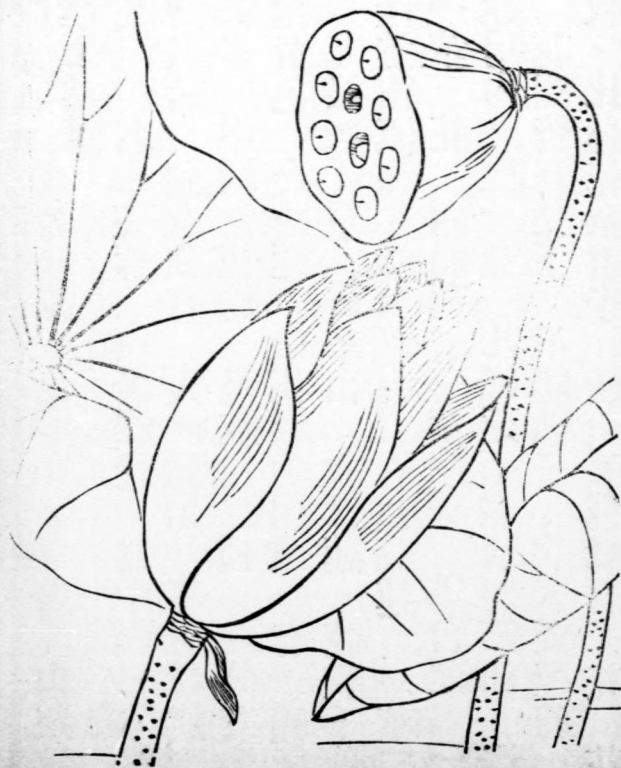
曰藕白花

之藕更佳

花已開名芙

蕖未開名

菡萏凡植



物都先花後實 獨蓮花實並生 此外又有旱蓮 山蓮  
皆生在陸地 西番蓮 花形如菊 花開自春至秋不絕  
係籐本蔓生 名雖爲蓮 實與蓮非一類 又有木蓮 樹  
本高數丈 葉堅厚如桂 花如芙蓉 產四川 鐵線蓮  
花葉如西番蓮 花心黑如鐵線 皆係別種

(二十一)

菊

雙子葉類

菊古寫作鞠 一名日精 一名周盈 又稱爲帝女花 宿  
根留土 年年生芽 在南方宜栽陰地 北地寒冷 不妨  
向日 性不喜溼 種宜高地 土宜帶沙性 春發芽 夏  
長苗 秋開花 冬結子 一花備歷四季 種類極繁 近  
人用蒿本裁接 千變萬化 五色俱備 并有一花分爲數  
色的 北京在前明的時候 菊種還不甚多 ○本朝甯恪

郡王 最好養菊 每兩種相接 即變一新種 培養得法  
既繁且茂 人稱甯王菊 現在各花園藝菊 爭奇鬥勝  
尚有甯王遺風 日本天氣較暖 有四五月間便開花的  
莖長葉細 豔而不香 名目煩多 與中國同 不勝備載  
色以黃爲正 硃紅 品藍 深綠 淺碧 淡墨 這五  
類 尤貴而難得 其味有甘有苦 大約淨白的多甘 餘  
色多苦 黃白二種 均可入藥 近二十年來 方有用菊  
雜魚膾作羹的 名菊花羹 創自京師 各省漸多仿效  
京師常喫的 以玉筍裳爲最甘 白牡丹次之 綠鶴毛又  
次之 南方種菊籬下 北地天寒霜重 非盆不便捷移動  
盆以舊爲佳 新盆花都不發 海禁大開以後 洋花輸入  
甚多 菊花種類 亦年異歲變 愈出愈奇 但花形雖殊

根葉多大同

小異 惟丈菊

莖長丈餘

幹粗如竹 葉

張若麻 挺然

直生 頂著一

花 大如盤盃

單瓣色黃

其子可食 又

有五月菊 七

月菊 亦五色

俱備 京師又





有六月菊 俗名江西曠 花葉都和菊相似 惟其形小  
紅紫藍白 各有深淺 獨黃色的不多 五月間開花 直  
至八月 迨菊花開後方止

(一一一) 桔梗 雙子葉類

桔梗一名梗草 一名白藥 又名符扈 味苦性溫 宿根  
留土 次年二三月間 復茁嫩苗 可以採取充食 莖長  
尺餘 葉似杏葉 兩兩對生 六七月開花 花瓣紫碧色  
頗類牽牛花 秋後結子 其花雄蕊先熟 合以蟲媒  
根大如指 黃白色 產赤道北四十度外 山谷平地 都  
能生長 滿州朝鮮等處 隨地有之 其皮似蜀葵根 莖  
細青色 葉小而青似菊 醫家用桔梗 去尖並外皮 治  
心腹胸脇等痛 爲肺部引經之藥 有載藥上行之功 又

別種名薺尼  
 梗根有心  
 薺尼無心  
 稍可分別  
 又有木梗  
 亦似桔梗  
 但氣腥味澀  
 容易辨別

形狀與桔梗相類  
 莖葉亦大同小異  
 惟桔



(二二二) 寄生草 雙子葉類

寄生草 即女蘿之類 亦名兔絲 係寄生於他種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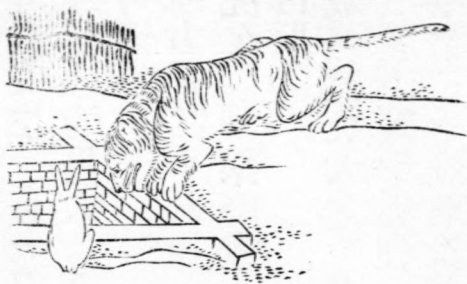
根不著地 日本稱為旋花科 一年榮枯 不留宿根 寄  
生桑樹上的 名桑寄生 也有寄生在松柏楓栗等樹的



食花子 遺糞樹上 也能生長 但寄生他樹  
改變 且於寄生之樹 大有傷害 原形亦必

蓋因植物 結子之時 隨風飛 揚 落在 他木皮縫 之內 也 能生長 也有因鳥 原形亦必

課家喻言



◎智勝力敗

兩個大國打仗 勢力都差不多 然後纔可以用兵 若是小國敵大國 非用些機變不可 常言說的好 鬥智不鬥力 智能勝人 何在乎力量大小呢 今我們演說一段喻言 請大家聽聽 山中有一隻猛虎 力量非常雄大 好些個野獸 都受了他的害

卻沒有法子報仇 大家愁眉苦臉 終日裏提心吊膽 沒  
得一刻安生 有一天虎聲大嘯 嚇得衆野獸 東竄西跳  
連自己的巢穴 全都不認得了 這個情形 你說可憐  
不可憐呀

只因力量鬥不過他 就會這樣的獻醜 唉 這卻不能怪  
老虎了 一羣野獸 都不知道生個計策 甘心受害 禍  
由自取

虎威是愈長大愈 愈怕他 愈駭嚇 眼巴巴都給害毀絕  
了 賸下幾個狐狸 心計靈巧 藏得嚴密些 還有一絲  
的生路 一日乘着老虎打盹兒 偷跑出去 翻山越嶺  
到了清靜地方 遇著一個小兔兒 歡迸亂跳的 迎上前  
來 狐狸的膽子 也是被老虎嚇壞了 急忙向兔兒叫道

你可莫往前去 老虎利害 惹不的 看見你的影子  
可就沒有命了

兔兒摔了摔耳朵 裂著嘴兒說道 老虎的利害 我早知  
道 不過他沒有來擾害我們 我也不去害他 難為你這  
樣靈巧 也會怕到如此嗎

狐狸聽他的口氣很大 定了定神 趕緊求計 兔兒不慌  
不忙的又說 計策卻有 不便道破 我去見見老虎 自  
有主意 狐狸仗著膽子 跟隨在後 一路的跑了回來  
道旁有一眼大井 兔兒囑咐狐狸 你在井邊籬笆後藏著  
看我擒虎便了 一面問明山徑 獨自前去 估量著虎  
穴不遠 高聲大喊 連說前村井裏有虎 前村井裏有虎  
老虎睡夢初醒 聽得清清楚楚 出穴答話 誰領我去

將功抵罪 饒恕一命 兔兒隨機應變 造了一遍謠言說  
道 井中之虎 居心不良 要想霸佔此山 爭奪你老的  
口福 若是鬥不過他 您的威名 可就一敗塗地了  
老虎大怒 兔兒順風吹火 乘著勢說 甯願死在好漢手  
不願受惡霸的宰割 老虎點了點頭 又呷了呷嘴 兔  
兒會意 向前引路 先自跳到井邊 假裝著不敢望井裏  
看 老虎雄糾糾的 奔到井邊 低頭一瞰 果然不錯  
好似冤家遇對頭 縱身前撲 咕騰的一聲 整個兒的滾  
下去了  
這可上了當了 那裏知道 井裏頭的虎 就是他自己的  
影兒呢 狐狸看得明白 佩服的了不得 可見力量大的  
也有時候不中用 鬥智不鬥力 這話實在是不錯

◎同種相殘



有一處榆樹林子，許多大榆樹，長得十分茂盛，過了幾年，林內又生出一棵小榆，終日在大樹底下，受現成的蔭庇，自恨身體矮小，不能共大樹爭勝，因羨生妒，慢慢的就成了仇人。大小榆樹，雖是同種的植物，大榆無人修理，長得七扭八歪，小榆新條碧綠，挺巴巴的不歪不斜，很夠一件材料。一天，木匠師傅，看中了他，取到



家中 做成很長的斧柄 又一天木匠拿著長斧 仍舊走入榆林 斧柄在木匠肩頭 好似小人得勢一般 心中暗喜 今日倚仗斧頭 大可稱願了 咯嗤的一聲 勾斷了一枝樹杈子 木匠本未留神 喫了一驚 不由得心中冒火 連罵帶砍 不分好歹 所有的榆樹 一概全都受了傷 這就叫作同種相殘 庚子年七月以後 我們看見這樣的 事很多 唉

◎恩將仇報

日本北海道地方 沿海一帶 有許多小島 小島的上面有燕窩 小島的中間和下面有鮑魚 鮑魚這樣東西 形狀如同馬蹄一般 他的嘴又像螺螄 釘住在石頭上 打



他也不動的 土人要取島上的燕窩 因為島石直立 沒處插脚 却好有一箇箇的鮑魚 釘住石上 便腰裡帶著鐵鏟 兩手攀住鮑魚 兩脚踹著鮑魚 狠高的石壁 仗著鮑魚給他做梯子 竟毫不費力 就上去了 到了上面 取得燕窩 還是踹著鮑魚下來 但是一伸開脚 就用不着他了 一面下 一面鏟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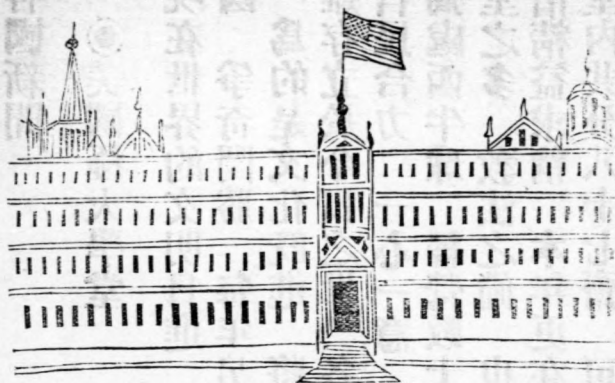
魚 一鏟一箇 隨下隨鏟 等落到海邊 把石壁的鮑魚  
也鏟完了 上不去的時候 借著他援手墊腳 等待燕  
窩到手 便把他鏟下 和燕窩一起去賣 天底下這一類  
的事最多 學生們想想 是那一類事 所以處事的時候  
須要明白事理 甯使做燕窩 不必做鮑魚



# 各國新聞

## ◎美國極大學堂

現在世界的文明日進 學問的進益 日新月異 東西各國 爭奇鬥勝 每年另籌非常之鉅款 爲整頓學務之用 爲的是文化既進 將變鬥力爲鬥智 非講求學問 萬難存立於今日之世 各國君民上下 莫不明白此理 故官民合力 一心一意 以興學育才 爲第一要務 美國獨處西半球 經營數十年 國力富饒 爲環球之冠 學堂之多 教法之備 也非他國所及 乃猶以爲未足 不惜精益求精 本年更在紐約地方 創立一極大的學堂 堂內共分八十七齋 可授生徒五千名 有會客之廳十三



處 浴室三十六處 其  
地房屋之多 已可想而  
知 所延教習 皆各國  
極有名譽之人 所用儀  
器 及課程教法 皆選  
近時最新最利之式 凡  
有絲毫未精未妥之處 萬  
悉加改革 可謂盡美盡  
善的了 天下的學堂 各  
自當以此爲第一 我中  
國土地之大 人民之衆  
氣候之寒暖 均與美

國相同 但美國二百年前 還是混沌未開 爲野蠻的世  
界 不想一變至道 便爲宇內第一文明之國 我中國建  
立已五六千年 仍是毫無進境 且有今不如古之歎 幸  
而從前是閉關自守 仿佛是關了大門度日 任憑怎樣惡  
且 外人都看不見 不妨自安固陋 而今是五洲交通  
門戶大開 譬如素不出門的鄉老 也要進城和官商交往  
還守着舊往日居家的舉動 豈不處處見笑於人 自取  
窘辱麼 況且外人已認識門徑 常要到鄉下來 那大門  
裏的事 都已看見 實在看不上眼 自己不加改變 人  
家要替動手了 這是一定之理 無可躲避的事 不如老  
老實實 自家整頓 還落個完全家業

# ◎黑人自強

非洲的地方 有一個撒哈拉國 這國裏的人民 雖然也



是黑種 那位國王 卻很  
知道要強 眼見隣近各邦

已作了白種人的奴隸

自己打起精神 親身赴非

洲北境 在法國所管界內

租賃了一處房子 就近

考查一切貨品 講究各種

西學 每日接見各國工商

武員 虛心採訪 置買大

砲數尊 運回本國 並買了許多槍械 無數西書 以備  
訓練國民 又請了幾名英美教習 一同返國 請看這撒  
哈拉王 何等刻苦 何等有爲 興學教民的大事業 在  
上位的人 果然認真舉辦 自不難立見效驗 非洲黑種  
人 早被全球認爲賤種 今日出了這位賢王 實大可不  
洗黑奴之恥

### ●皇儲監禁

地球守舊的國 還有一個土耳其 前二十年 俄國想吞  
併他的地土 英國怕俄得了土國 直出地中海 將爲歐  
洲各國的大害 所以仗義救土 與俄國立約 無論那國  
不得割土耳其的土地 并勸土皇力行新政 盼他轉弱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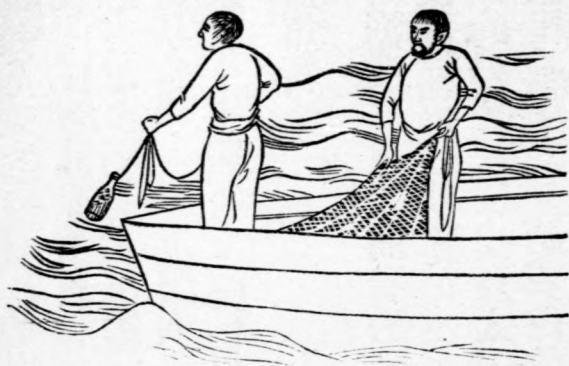
強 也能作歐羅巴一箇  
屏藩 不想土國委靡不  
振 君臣上下 但求安  
樂 搜括百姓的銀錢  
專充宮室遊宴的費用  
各地方官但知取民奉上  
賄賂公行 把民間疾  
苦 丟在九霄雲外 以  
致內怨外叛 疆土日削  
並不醒悟 那知土皇  
的太子 卻是個明白事  
理的人 見國體日壞



斷不能長久安享 日夜的發愁 聯絡各國有志之士 想法挽回 論聖土皇有這樣好兒子 應該喜歡 必須成全他的志方好 不想土皇的糊塗 已到極處 反把他的太子 監禁宮中 不准與人來往 將要立他第二個兒子承繼大統 土國將來的結果 可想而知了

### ◎捕魚新法

各國的漁業 也為商務的一大宗貨物 無論內江外海 以及溪湖池沼 凡係活水 都是有魚及各種水族的 從前出魚的地方 因出產太多 本地的人吃不了 只得把他用鹽醃成鹹魚 晒成魚乾 方能運到他處 但是魚經鹽醃 味全改變 價錢也賣不起 不免是個缺憾 自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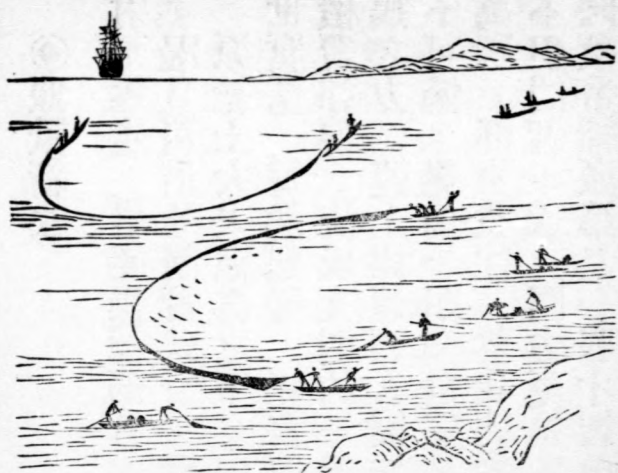


抽氣筒盛行 凡各種鮮貨  
都可用鐵罐裝盛 把罐中空  
氣抽盡 用錫封固 可以永  
久不壞 現在洋貨賣的各種  
罐頭 如荔枝冬筍之類 都  
用此法 南洋沙丁地方 出  
魚最多 也用此法 就是現  
賣沙丁魚便是 每年出口  
價銀至數千萬 豈不是商務  
的大宗麼 但是海中打漁  
在洪波巨濤之中 憑空撒網  
往往拋空 不能每網必得

因此有人想了個新法 平時找五色小蟲 設法養活 裝在玻璃瓶裡頭 打魚的時候 拿繩縛住了瓶 浮在海面 那魚看見了 以爲蟲在水中 便迎前爭食 水激瓶動 便知魚來 趕快撒網 百不失一 此事雖小 要通計一方 或是一國 因此多得之魚 其利正自不小 我們中國產魚之地最多 但只能供本地食用 不知運赴遠處 不用說外國了 沿海各處百姓 有專靠打魚爲生的 只因本錢微薄 不能造堅固大船 地方官只知徵魚課魚稅 從不知道保護 因此漁業 一年不如一年 如有官紳 集合貲本 創設公司 在沿海地方 多造堅固大船 按時出海 得魚之後 也照西法裝罐 運赴外國 和內地沒魚的地方 利益真是無窮了

◎遠東漁業

東省黑龍江 發源大興安嶺諸山 綿長四千餘里 其南  
爲松花江 水深而清 產魚甚富 最著名者 如鱈魚  
細鱗白魚 珠魚 魴魚 同一種類 較內地所產 格  
外肥大 味亦鮮美 鯽魚 鱖魚 有每條重十餘觔的 因  
爲運道不通 非至封凍以後 不能販運 每年八九月間  
漁船成羣結隊 下江捕魚 冰凍後能運出數千里以外  
也有販運來京的 統計每年出魚 在一千萬担以上  
近來因俄國人 在江內行駛輪船 並造一種大船 專爲  
捕魚之用 又從西伯利亞 遷來許多民人 分往江流上  
下 和土人爭利 我中國的漁戶 都是些窮民 那能和



他們抗衡 所以漁業一年不  
如一年 再過不上幾年 恐  
怕這項利權 全要落在外國  
人手裡了 如能仿照外洋的  
法子 集合公司 收買鮮魚  
裝了洋鐵罐 把罐裡空氣  
抽盡 可以永遠不壞 販運  
到西洋各國出售 必定能獲  
大利 怎奈土人都是蠢笨  
斷沒有這番心計 徒令無窮  
美利 又落外人之手 豈不  
可嘆

◎獵獸新法

射飛逐走 最能操練筋骨 活動血脉 於衛身大有益處  
況且可借此講習武備 所以古人春夏讀書 秋冬射獵  
原是士大夫應爲之事 自從書經有色荒禽荒之戒 後  
世腐儒 好逸惡勞 正言厲色的 以游畋爲大戒 以致  
積習相傳 流成文弱的一派 通國的士子 都是手無搏  
鷄之力 連上馬還要人攙扶 生怕跌了下來 這情形豈  
不可憐 從前是閉關自守 文弱也還無妨 如今是五洲  
萬國 你來我往 要我們的士子 和外國的人士比較  
不但鬥智不成 鬥力更是不成 豈不完結了嗎 現在德  
國皇帝維廉第二 那才智勇略 前冊報上 已經說過了

最喜的是打獵 政事之暇  
便帶了皇后皇子皇女 赴近  
郊地方獵獸 又最愛打猛獸  
因想了新法 鑄一座鉄柵  
可以往來運動 遇見猛獸  
的時候 便藏身在鉄柵內  
向外放鎗放箭 均無不可  
就是猛獸臨近 也不致身受  
傷害 可謂巧妙極了 但德  
皇是箇好勝的人 恐人笑他  
胆却 所以這事不肯傳揚  
海外各新聞紙 都不敢說







### ◎蓄犬市藥

西人最愛養狗 狗的種類也最多 大概都善解人意 能聽人的指揮 往往有一條狗 價值數百元的 前冊報上曾說過犬能買報 那知道外國人用狗上市 購買物件的甚多 常有看病的醫生家 上藥房取藥 都是用狗 爲的往來爽快 免得病人久候 所以外國的醫生家無不養狗的 狗脖子上掛

一個皮口袋 臨看病的時候 應用何藥 便用紙條開明  
藥名數目 放在皮袋裏 狗便飛跑的去 了 那藥房都是  
熟識的 一見紙條 便照數把藥裝上 狗便立刻回來  
毫不耽誤工夫



時  
間



◎游客掃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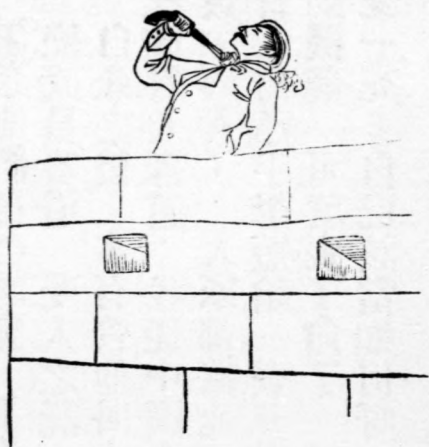
一國裏的人 不分富貴貧賤  
不論男女老幼 作了國家  
的民人 便當有國家的思想  
人人有了這個思想 那纔  
可以叫民 那纔可以成國  
話雖如此說 卻也不是容易  
的 沒有幾十年的教化 斷  
斷不能養成這國民資格 有  
一位中國人 住在日本 免  
不了各處游逛 日本娼寮甚

多 中國人走到一家 是他向日常逛的地方 看見了熟識的日本娼 眉開眼笑 學著東語說（空宜計 屠姑宜計 嘎衣宜茲格乙）意思是要飲酒 馬上拿了一瓶酒來 中國人不等菜齊 先自滿斟了一杯 送在日娼面前 要他乾了這杯 日娼正容對道 現在日本爲了你們中國 不久與俄開仗 我日兵都是有血性的男子 中國若亡 日本必受禍 日兵愛國心熱 勢必決一死戰 願留這酒 勸我國兵 中國人滿面羞慚 大爲掃興 娼妓都知愛國 上等人更不必說了

◎德員自戕

前些日子 看見某報上說 自從俄國二次佔了東三省

有決不歸還的意思 各國紛紛議論 都想佔點兒便宜



淞口進兵 還要你暗地幫助 或是把礮位損壞 德武員

內中一個大國 窺透俄國之意 就想在長江一帶下手 長江門口 築有吳淞礮臺 聘請德國武員朱臻士管理 並充礮隊的教習 這位德武員 在中國多年 實心任事 決無輕視中國的意見 那大國 打發人同他商議 說是要從吳

聞聽此話 好不煩惱 直截痛快的回覆了那國 那國笑道 你若是入了中國籍 做了中國人 不肯相幫 倒是好漢 怎奈他們自己國裏 都沒有像你這樣的 你是何苦呢 德武員答道 受人之託 忠人之事 此事斷不敢從命 自此之後 多有管他叫中國人的 譏誚的實在難受 一日對人言道 我從中國十一月初一日起 入中國籍 做中國人了 大家都當他說着玩呢 那裏曉得 到了這日 自己手拏短鎗 登在礮臺上 把鎗口對準咽喉 手動機發 可就喪了命了 所有我們本國人想想 外人不愛一死 自己該當如何呀

前兩段的事情 亦可以激動人心了 學生們看到那裏  
還不發憤自強嗎 中國衰弱 根由甚多 顯而易見  
約 通國有兩宗大弊病 漢人女子纏足 坐喫山空  
家家受這個累 旗民口糧太薄 又不能別謀生業 所  
以貧苦難支 下面兩段 正是救急的聖藥

### ◎巾幗英雄

中國女學 從來不講究 加上纏足的惡習 終日困守深  
閨 甘心受那無形的刑獄 南方風氣 算是漸漸開了  
明白天理的人 都不準女子纏足 並有立女學堂的 到  
了北方 這件最要緊的事 偏偏辦他不動 本館主人  
也曾訪聘女教師 招收女學生登了許多日子報 只有





一位大通品 廣東鄭部郎  
前來問過章程 此外並  
無一人了 你說可歎不可  
歎呀 昨有四川杜部郎  
來到本館 談論此事 意  
見相同 要興女學 非得  
女教師不可 現在有浙江  
女士秋濬卿 熱心教育  
立意赴日本考查一切 女  
士中學已深 正在學習日  
本語 如能挽留數月 請  
其將女學初基 布置大概

然後再赴東洋 好在中國女子程度甚低 但求實在  
不必鋪張 數月之後 女學生內 也許有能代教習的  
這件事可就辦成了 商議已定 本主人帶同眷屬 往見  
秋女士 女士見解極高 言論極爽 開口便說道 要興  
女學 必先放脚 我們商定的主意 都可照辦 杜部郎  
願把客房改作講堂 明年正二月間 就可開學了 這一  
段 不分旗漢 都該當興女學 漢人比旗人更要緊 不  
興女學 不知道纏足的危害處啊

◎化私爲公

旗下的俸餉 從前弊病極大 有一位漢軍好官 姓鄧名  
祥○ 深知道此中的私弊 若是和盤托出 俸餉處可就

沒得飯喫了 經本管上官 派他查辦 實是爲難 好容易  
想出一個法子來 每一包俸銀 做一個布口袋 封固  
之後 註明每兩庫虧剪耗六厘 辦公車脚三厘 暗含著  
給下邊留了賺頭 回明上官 添派司員監放 至今守著  
此法 化私爲公 人人感激 後來鄧君去世 都說他成  
了神仙 話雖荒唐 足見公道在人心 旗員受惠不小  
所以有這過分的稱頌

現在旗兵的銀米 領到手裏 所餘無幾 平日本不夠  
喫用 重利借貸 寅食卯糧 本管上官 若肯想法子  
救他們 學學鄧君也好

雜俎

◎苦學生

東西各國 文明日進 都由於學 所以小學校的教習  
爲擔負國民教育的第一重任 德意志被法國兵殘破  
索賠兵費 至十萬萬之多 幾乎不能立國 人人以爲  
德國從此不振 不想德皇威廉第一 臥薪嘗膽 與宰  
相俾士麥克 一德一心 盡心教育國民 不到二十年  
工夫 起兵復仇 大敗法兵 前此所失 一旦恢復  
升爲歐洲第一等的強國 人都說戰勝攻取 全是德皇  
的威武 宰相的謀略 將士兵丁的勇健 所以能成這  
大功 俾士麥說道 這大功的根源 卻不在君相 也

不在兵將 在通國小學校的教習 可見無人才 萬不能立國 非教習不能造就人才 無論男女 無一人不入學堂 無論君后將相 無一人不是學生出身 因此東西各國 以學生爲國家的命脈 興亡強弱 全係乎此 做學生的 也人人知道自愛自重 有一身擔當天下的志向 學生的尊重高貴 實無其匹 已爲各國通人所共認 也爲學生一己所自信 所以做學生的 不能不敦品 不能不勵志 不能不專心學問 蓋必真有尊重高貴的資格 方能受這尊重高貴的名稱 但人的境遇不同 貧富不齊 入學堂須有學費 貧家子弟衣食不周 那里有餘錢上學 豈不是雖有向學之心 徒然辜負了麼 那知道人貴有志 只要立心向學 決

不爲境遇所限 各國學堂裡頭 都有一種學生 因爲  
沒有學費 替人做工 或是做小買賣 經營衣食 勻  
出功夫來上學 人都稱呼他苦學生 這苦學生的尊重  
高貴 比尋常學生又加幾倍 通國的人 遇見苦學生  
沒一箇不憐惜敬愛 決不因他貧苦 譏笑輕慢的  
正說到這裡 有位道學先生說道 既然苦學生 尊重  
高貴如此 爲通國的人所憐惜敬愛 難道沒有人周濟  
他 幫助他的學費 必得他自己做工做小買賣 方能  
養活呢 咳 這箇議論 只有我們中國人發的 我中  
國人品的頹喪墮落 就中了這個毛病 是人人有仰仗  
着人的思想 把自立的精神 都就悞了 古人有言  
丈夫不受人憐 又有俗語說道 好男不吃分家飯 好



女不穿嫁時衣 可見我們先  
輩的志向 正自不凡 分家  
飯 嫁時衣 不過是父母的  
遺留 尙且不要 何況要他  
人的呢 這苦學生 要是肯  
受人憐 何致於當苦學生呢  
原爲的是人貴自立 必須  
從艱難困苦裡頭 磨鍊出來  
方能成就大器 所以旁人  
看苦學生 衣不遮體 食不  
充腹 早夜奔波 終日勤學  
以爲勞苦不堪 那知道苦

學生心裡 不但不覺得勞苦 覺得處處是他磨勵身心

的利器 正合孟夫子說的

仰不愧於天 俯不忤於人

身體雖勞心神却極安逸 這

是何等的人品 那能叫人不

憐惜 那能叫人不敬愛 豈

不是比尋常學生 還尊重高

貴好幾倍麼 但是人雖憐惜

他 苦學生既不肯受人的憐

惜 人雖敬愛他 苦學生也

不敢當人的敬愛 只是守己

十分的嚴切 向人格外的謙恭 不以貧賤驕人 不以





談諧慢世 彬彬有禮 落落大方 這方是苦學生的本來面目 特地把苦學生所操的工業 苦學生所處的環境 一一演說出來 叫我子弟們看了 知道天底下有這一等尊重高貴 可敬可愛的人 也當自愧自奮 趕緊立定志願 勉力向學 莫要叫各國人 笑話我們苦學生 不都是外國人 我們中國人 有到東西洋留學的 出不起學費 供不起衣食 也隨着苦學生隊裡一同作苦 這真是我中國第一等人物 真是我同胞無限的光榮 真是我黃種存立的一線根基 子弟們 切莫輕看了 切莫輕看了

做買賣的 須有本方能生利 苦學生既是貧寒 那裏來的資本 這就仗着父母所遺的筋力 上天所賦的智慧

筋力是愈用愈強 智慧是越開越進 都是取之不竭  
用之不盡的 苦學生有這  
兩種本錢 就不怕不能生利  
了

做買賣須有長工夫 苦學生既  
要上學 那有長工夫 終天  
守着買賣呢 所以每天只有  
限定幾點鐘 一到上功課的  
時候 就是有買賣找他 也  
決不留戀 爲的是所重在上  
學 不在做買賣 此外遇到  
禮拜六的下午 和禮拜日

是學堂休息之日 他人在



這時候 或是游山玩水 或是呼朋喚友 或是上酒樓  
歌館 都是優游自在 苦學生在這時候 樂得抽空多  
做買賣 以便多得點利息 防俗風雨疾病 不能出門  
的日子 子弟們 想苦學生的境遇 是何等的苦楚  
爲的是學成用世 將來有無窮的事業 無窮的期望  
所以甘心忍耐困窮 內地的子弟們 也合苦學生一  
樣的年歲 一樣的筋力智慧 却不必如此作苦 有現  
成的茶飯 富餘的學費 豈可把這黃金白壁的光陰  
空空就悞 把天下大事 都讓給他人做去麼  
學堂裡學生 都有法服 是本學堂預備的 衣帽靴袴  
冬夏兩套 不論貧富 上學的時候 都得穿戴 苦學  
生借這個光 上講堂的時候 也得衣冠楚楚 但是這

學堂的法服 須要珍重愛惜 要穿了去做小買賣 豈不是褻瀆這衣服麼 所以下了學 仍舊穿著尋常衣服 以便營幹生活

一個人生在世間 大則一國 小則一家 最小則一身 各有應盡的義務 苦學生在學堂 最先應盡的義務 就是一身 即大學所說的修身 這修身也分精粗兩等 精約便是正心誠意 言信行果 粗約是飲食起居 各有一定的規矩 苦學生雖沒有好衣帽 但必是整齊潔淨 要是破衣爛裙 髮蓬面垢 便不是學生的本色 各國的新聞紙 流通的最廣 無論男女老幼 沒一箇不看新聞紙的 因此賣新聞紙 是苦學生最便的營業 爲的是現買現賣 不壓本錢 專賣午前 不悞功課

每日天黎明約時候 苦學生便破睡而起 取水盥面

整束衣帽 便到約定的新聞

館 取當天新聞一二百張

直到火車站 和市街衝要地

方高聲喚賣 說看新聞呵

新聞 街上的人 也都知道

這是個苦學生 聽見這聲音

便有一番愛惜敬慕之心

少不得要買他一張 所以苦

學生賣新聞 比別人格外銷

得鬯快 一二小時工夫 幾

百張新聞 都賣完了 可以得一箇二成的酬勞 將此



糴米買薪

經營早炊

這是苦學生的一宗生業 還有

第二宗生業 是賣牛乳 牛

乳一物 爲東西洋人 每日

必需之品 且必須新鮮 所

以講究吃牛乳的 係預先購

定 每天早上 送一瓶或是

兩瓶 那養牛取乳的 必得

雇人分送 苦學生藉此也可

略分微利 平時先把買主的

姓名住址 順着路徑 排成

一單 到每天黑早 盥洗已



畢 便到牛奶房

把多少瓶牛乳

用長圓竹筐裝列

兩手提着 一家一家的分送 這是個有定的買賣 比賣新聞略省些事 但是得錢也比賣新聞必少 可見得利的多少 合這事的輕重難易 有一定的比例 所做的事 與所得的利相稱 那纔是正利 可以取之無愧 要是不稱 便爲奸利 就是妄取 妄取傷廉 於品行就有虧了 所以苦學生 甯受苦累 決不肯妄取 那不知輕重的人 以爲多得錢 必是便宜 不想你這眼前之利 任憑多取 能有多少 因此虧了品行 一輩子的 大事 從此毀了 兩般比較起來 還是那樣便宜 苦學生能把算盤打通 所以能喫苦 賣新聞 賣牛乳 都是早晨的營生 還有一種 不論早晚 隨時可做的買賣 就是販賣烟捲 苦學生到工課

完了或是禮拜 和禮拜六的下半天 便抽空兒幹這個

營生 到烟絲廠 躉買紙捲烟

和雪茄烟 每種一兩包 用

大紙匣托著 到火車站 輪船

碼頭 和各處消閒館 打球場

到處售賣 還有一種窮苦的

孤兒 專仗著賣烟捲供給衣食

學費 他的價錢 比通常的價

大些 譬如應賣四個錢的 要

賣五個 買的人 也明知道價

貴 只當一半是周濟他 所以

這是苦學生裡頭的苦學生 往往在



銷場反格外的好



車站上 看見這一類學生 年紀不過八九歲 手提竹編的小筐 滿盛烟捲洋取燈兒之類 在停車場叫賣 却舉步安詳 言語穩重 一見便知是個經過教化的 和那種野蠻孩子 絕是不同 真叫人見了 可愛可憐 想我們中國人家子弟 到八九歲的時光 不是當寶貝 窩在屋裡 一出大門 必得人馱着抱着 就是任着孩子的劣性 在當街抓泥抓土 弄得蓬頭垢面 不像人樣 和人家的學生 那里比得上 譬如這兩邊的孩子 長大了一塊共事 是誰高誰下 豈不是判定了的麼 所以我勸我們中國子弟 不可不亟亟向學 再不要說是沒有錢 上不起學 看看外國的學生 還有比賣烟捲的小學生 再苦的麼

(未完)

◎京外各埠派售本報處◎

北京

廠西門有正書局

廠甸維新書局

東安門萬茹書莊

隆福寺聚珍堂

打磨廠二友書莊

大華牌樓售報處

福興潤信局

鄉祠南李茂林

北馬路官書局

府東紫氣堂

同文仁記

鍋店街文美齋

津埠各書坊

后宰門文美齋

小布政司街有容堂

又化劫堂

四隅頭福蘭堂

濰縣實雅堂

藩署清源局

晉報館

濟文官書局

明達書莊

東來書莊

中外報分館

無錫務實學堂

申昌書室

務本女塾

三橋址總報處

兩浙采辦書報處

華瀛公社

馬王廟背售報處

百花洲廣智書莊

福州

九彩園林先生

廈門

粗糖井徐宅

成都

桂王橋圖書局

重慶

學道街二西山房

武昌

少年學社

開封

廣益書局

衛輝

文明書室

陝西

總派書處

廣州

蘇店街秀文齋

汕頭

徐府街正大和信局

奉天

西大街李公館

錦州

太陽廟門高公館

各報分館

象牙巷彭公館

今日學報

象牙巷彭公館

大北門蘭茂厚局

今日學報

同慶報

大北門蘭茂厚局

各報分館

同慶報

山東

保定 天津

本 月 出 半 期

( 天 津 宮 南 同 文 仁 記 廣 告 )

本局專辦各色南紙簡箋帖套李鼎和貝松泉  
 周虎臣毛春塘各種湖筆自置各種水筆輕膠  
 徽墨端歛廣硯赤金描金貢箋對料喜壽圍屏  
 黃綾奏摺泥金顏料八寶泥揭裱名人字畫  
 裱綾裱錦加細耿絹蘇杭雅扇日規羅盤刻磁  
 茶壺茶碗等件各種文玩自置木板經史子集  
 石印各種新譯諸書萬國政治史記富國強兵  
 輿商利民及格致化學天文地理中外輿地新  
 圖英法德日各文叢學各書并自印訓蒙捷徑  
 史鑑節要精校本四書熙朝紀政代售御批通  
 鑑輯覽李文忠海軍函稿東游叢錄地球韻言  
 地理問答并各種鉛筆洋墨洋紙等物兼售啓  
 蒙報館各書無不具備一概批發價值格外從  
 廉如蒙士商賜顧者請到直隸天津天后宮南  
 襪子胡同中間路北便是

本 號 謹

( 三 等 郵 便 物 )

本報定價  
 劃一不貳  
 俱售大銀  
 圓槩不收  
 小銀圓現  
 銀交易照  
 當日市價  
 核算此白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望 日 發 印

北平同鄉

北平同鄉

第二集

啓蒙畫報

第五期下冊

本館設在北京五道廟

05

皇皇

此册接續第一年十二册抵作十七册之下半卷

◎價例照舊○每月上下兩册概不拆售○全年二十四册  
北京每月兩期(肆吊五百文)外埠每月兩期(六角五分)郵費  
在內○第一年內預定之報每月寄奉兩册作為一期如定至十  
七册者應繳第二年第五期上下兩册為止其餘以次推算  
○第一年全份報十二册每份肆拾五吊外埠六元五角

告白價目

一頁半頁

八圓四圓

一行三十字起碼五角  
常年告白另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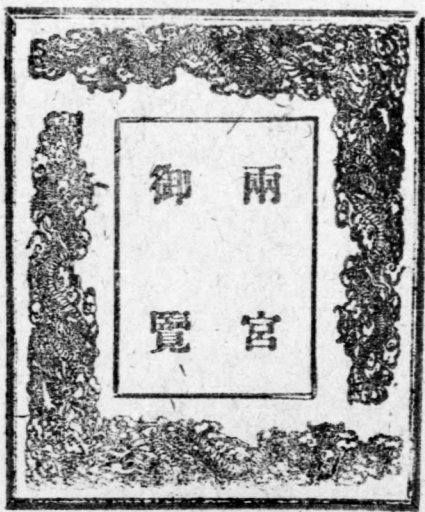
新出各省府名歌○每本實洋三分

硃印地輿枕本○童子描畫最易記認

○每百張乙角六分

彩印全球大勢模本○每本貳角

R  
050  
957



癸卯年二月  
進呈



卷之二  
目錄

啓蒙畫報第二集第五册下卷

本館設在前門外五道廟

目錄

北京同學會寄贈

北京圖書館藏

甲辰元旦祝詞

倫理實說

見道之言

隱遯者非

積習難返

赤眉敬孝

蛛網勤

掌故識略

曲宴宗室

伊犁屯田

上元烟火

和真艾雅喀

北京興亞學院圖書登錄番號  
第 38473 號



五國城

蔣文肅公

### 新物理

花葉拒熱

玻璃製鞋

人身生長

地球有影

動植相關

人物相關

### 普通植物

寄生木

毛氈苔

雞兒腸

溪

蓀

野百合

芒

莠

牽

草

薇

蕨

香  
草

### 妖怪談

神田怪物

羽士奸欺

## 海國逸事

羅馬帝惜貧

賢王母教

創開風氣

獨臂將軍

新島約瑟

愛國女兒

北美女俠

俾利格士進軍

## 各國新聞

養珠新法

磁氣新砲

少年愛國

## 時聞

日俄風潮

恃強欺弱

救恤敵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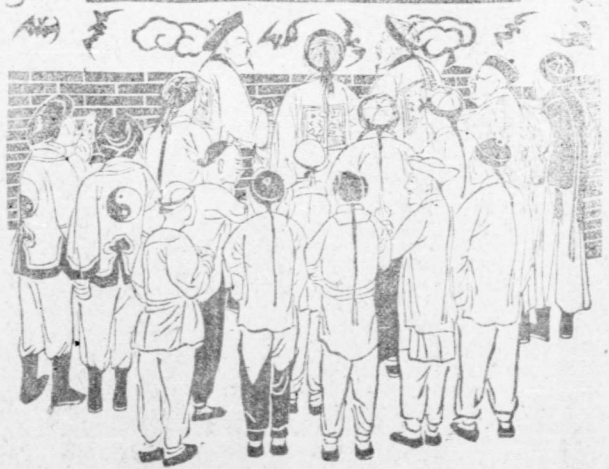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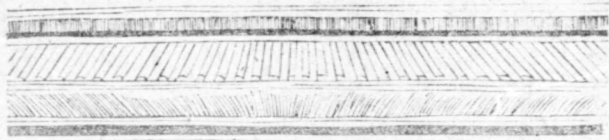
台灣會館

雜俎

苦學生

新小說

豬仔記



◎甲辰元旦祝詞

恭喜恭喜

今年又是甲辰

為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

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呈太后

七旬

萬壽

恭奉

○恩詔

加惠海內

自

親王貝勒

及京外文武大小官

員

都蒙

○

覃恩

悉加

賞

下至間巷的壽民壽婦

和無告的窮黎

○

○

皆賞給緞疋米肉銀兩

真是普天同慶

薄

臚歡的盛典

作官的都指望著加

級紀錄

和諸款恩封

念吉

都指望著

○恩科鄉會

和

恩貢廣額

天旂的兵丁

○

○

恩賞錢糧

還有那

革職的廢員

更指著

○

○

可以開復功名

監

獄的犯人

軍流的徒卒

更指著

○

赦

可以開脫罪

名

統天下

的臣民

○

○

都是

倚靠

○

○

皇太后這洪福的

但要知道現在時勢和從前不同，指望著作官的念書的，當兵的，這許多人，都要用一番心，想想○國家爲什麼要養這許多人，須不辜負這○恩典纔好。

恭喜恭喜，今年是甲辰，去甲午已是十年了，去庚子也

將及五年了，回想前六十年的甲辰，是道光二十四年

這時候粵匪的頭領洪秀全，正在桂平武宣等處傳教，有

上帝會三點會，這許多名目，愚民無知，紛紛趨附，要

是有賢明的地方官，趁他羽翼未成的時候，認真拿辦，

斬草除根，不過出一張發票，用上幾箇捕役，費不了十

天半月的工夫，便辦妥了，何至養癰貽患，鬧成這大的

亂子，差點兒犯十八省的人，都葬送了一半呢，要是沒

有粵匪這一亂，國家元氣不至大傷，整頓也還容易，辦

理外交，不至十分棘手，就不至有甲午中日之戰，所以

現在的艱難時勢 禍根已伏在前六十年 到了甲午以後  
人心醒悟 都有自強之意 寔是否極泰來的預兆 不  
想新舊兩班 竟成水火 又激成庚子的大變 從此痛定  
思痛 上下一心 力行新政 當不至再有庚子年那樣的  
事了 現在的學生們 大概都在甲午前後出世 正所謂  
應運而生 將來無窮的事業 都由此萌芽發生 昔中日  
之戰 成於甲午 今日俄之戰 又開於甲辰 前後兩戰  
都是我中國存亡絕續的關係 甲午一戰 同室操戈  
鴉蚌相爭 反叫歐洲人得漁翁之利 甲辰之戰 歐亞相  
爭 今日雖不能預料其結果 但有此一戰 亞洲或尚有  
存立之望 我中國的大局 尤視此而定 深望後日歷史  
家 大書特書 以甲辰爲亞洲兵力 凌駕歐洲之始

倫理實說



◎見道之言

從前有甲乙二人 在街爭  
罵 甲罵乙道 你真欺心  
乙還罵道 你纔欺心呢  
甲又罵道 你沒有天理  
乙亦罵道 難道你就有  
天理嗎 王陽明聽到耳裏  
對弟子們說 他們在那  
裏講學 講得很切 弟子  
詫異道 明明相罵 怎麼  
說是講學呢 先生笑道



你們未曾聽見嗎 說了心 又說天理 心和天理 不是講學是甚麼 不過他二人說反了  
有學問的人 聽見旁人的言語 都可印證自己的功夫  
甲乙二人 不足責備 陽明先生的議論 真是見道之言  
學生們隨便發語 時時刻刻 都當有陽明先生在旁  
自然不至妄言了

◎積習難返

前幾年的風氣 大人先生們 都喜歡賞鑒古玩 金石書畫 聲價自陪 一般新進後起的 也要描寫那派歎氣  
自命爲雅人深致 細按起來 耗財廢事 於國計民生頗有妨礙 自從戊戌變政 又遇庚子匪亂 內憂外患

相逼而來 這派雅人  
擺脫得開 積習難返



漸漸的也似明白了 可惜還未能  
就此一端可見 從前呂文穆公爲  
相 有一士人 藏有古鏡 相  
傳能照二百里 打算獻此古鏡  
以求知遇 那裏知道 文穆  
公不是這派人 方把古鏡的好  
處說出 老先生反倒惱了 板  
著面孔說道 我的臉不過碟子  
大 要照二百里的鏡子做甚  
士人大爲掃興 自命雅人的  
可以醒悟了罷

◎赤眉敬孝



西漢末年 赤眉賊造反 天下  
大亂 年歲又不好 莊稼粒米  
不收 餓死的人可就多了 有  
一個人 名叫蔡順 只因老母  
在堂 不忍一同餓死 饑困的  
沒了法子 天天到桑園裏去拾  
桑葚 仗著此物度命 一日拾  
得桑葚兩籃 提回奉母 半路  
途中 忽遇賊寇 賊見他兩籃  
桑葚 一黑一紅 分得清清楚楚  
楚 問他是甚麼意思 蔡順答  
道 黑葚味甜 紅葚味酸 甜

約奉母 酸的自食 母親飢餓已久 提到家中 沒有功  
夫挑揀 一面拾 一面就分開了 所以兩籃的顏色不同  
賊寇聞言 大加敬重 趕緊取了幾斗米 送他回去養  
母 無論何等人 斷不會沒有天性的 亂世的賊人 生  
在好時候 未必不是有用之才 能敬孝子 就是他的天  
良發現

◎蛛網學勤

凡作大事業的人 必須堅忍勤勞 任憑怎麼爲難 始終  
不生懈怠 等到事業成就 回想經過來的境界 眞覺著  
苦盡甘來 大英雄 大豪傑 那一個不受些折磨 那一  
個不出於堅忍 我們亞洲的大人物 第一要數元太祖



是蒙古的故事 蒙古出過一位賢王 名帖木兒郎 就是俗傳的王保保 平日堅苦耐勞 要作一番大事業 偶在庭院間步 望見屋角蛛蜘蛛張網 屢次絲斷 屢次不休

現在的蒙古人 多是他的後裔 看看如今蒙古那樣衰弱 可把元太祖的聲名掃地了 唉 這也不必再去說他 我們說一段有精神的事 好叫學生門振作起來 說的還

到底把網織成 然後纔去休息 帖木兒郎因此感悟 格  
外的忍受勞苦 後來用兵西域 威振歐洲 可見豪傑作  
事 無不從堅忍而來 古語說的 百折不回 果然能百  
折不回了 天下大事 還有作不成的嗎

◎隱遯者非

國家衰敗 正是英雄發憤的時候 在上位 可以幫助政  
府 變法自強 在下位 可以勸化世人 改變風俗 上  
下一心 斷沒有振與不起來的 最可恨有一流人 既無  
本領 又無熱心 開口便說時事不好 不談國是 甘作  
廢人 這一種無用之輩 名似清高 其實遇著好時會  
也是一無所長 自古至今 這樣的人很多 我們舉一個



極有名的說說 漢時王莽專  
權 壽春人梅福 看著天下  
將亂 棄了妻子 隱姓埋名  
逃到吳門 充當市卒 這  
市卒的事業 自然是卑賤無  
能的 纔肯去做 故意的隱  
身此地 不過要顯出他厭世  
逃名之意 後來相傳此人成  
了仙 更是不經之談了 大  
家想想 遇著亂世 便要隱  
藏 天下事將待誰去作呀

掌故識略

●曲宴宗室

國家定例 每歲元旦及上元  
日 ○○○ 欽點 ○○ 皇子皇  
孫 及近支親王貝勒貝子公  
○ ○ 賜宴於 ○ 乾清宮 及  
○ 奉三無私殿 皆用方桌高  
椅 ○ 御厨特備豐盛酒筵  
每人一席 賦詩飲酒 行家  
人禮 名爲曲宴 乾隆嘉慶  
每歲 ○ 賜宴賦詩 ○ ○ ○





上首倡 諸王公依次聯句和韻 見○○○歷代御製詩集

●伊犁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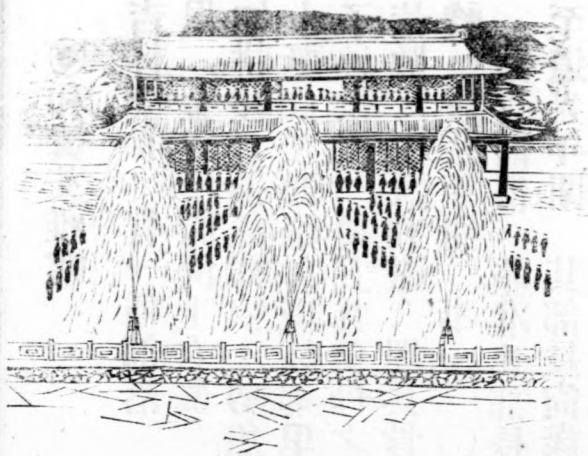
伊犁本准噶爾之地 自平定後 設將軍駐防 建城池兩處 一名惠遠 一名惠甯 又設參贊大臣一人 領隊大臣五人 分統滿洲 蒙古 綠營 字倫 錫伯 額魯特 回民 諸營 扼要防守 南路曰烏魯木齊 去伊犁二千餘里 北路近哈薩克 曰塔爾巴哈 天山以南曰喀什噶爾 其北曰葉爾羌 西南曰和闐 曰烏什 曰庫車 曰阿克蘇 曰吐魯番 曰巴里坤 曰哈密 皆分設參贊辦事大臣 其地土漠北寒冷 不宜耕種 山南如喀什噶爾等處 土地肥沃 勝於內地 松相國筠 任伊犁將軍時 開屯



田數百萬頃 命各營士卒分  
半耕種 每歲秋收甚豐 邊  
塞糧價爲之大減 同治間回  
民作亂 俄人佔據伊犁 左  
文襄公經營七年 方得平定  
並索還伊犁 左公在軍  
亦以屯田爲務 現任將軍馬  
亮 亦於去年奏請開屯 如  
能大興水利 整頓農務 人  
民既繁 工商諸務自然興盛  
關外五千餘里 盡是黃金  
世界 尙何患國用之不足也

◎上元烟火

乾隆初年 海內承平 國富民足 ○○○純廟命於上元  
前後五日 自十三日起 十八日止 在西苑西南門內  
山高水長樓之前 備各種烟火 樓前平地數頃 遠望西  
山 近附瀛海 所以名爲山高水長之樓 十三日申刻  
內務府司員 恭備○御座於樓門外 宗室外藩王貝勒  
及文武一二品大員 南書房上書房翰林 軍機大臣 外  
國使臣 均奉○○旨分派 依次入座 前設火樹棚 外  
圍紫綵欄干 ○○○上入座 ○賜茶畢 先演各營角伎  
如跳竿走索 舞刀吞火之類 膳房大臣 恭進果盒 分  
賞在座諸臣 樂部奏樂 演舞龍燈鰲山 及各種故事



各伎奏畢 已至夜  
 份 纔○○命點放烟  
 火 五綵繽紛 光怪  
 陸離 俗種種變化之  
 妙 此後沿為成例  
 歷朝以來 每歲演放  
 各匠作爭奇鬥巧  
 一年勝似一年 近來  
 更添外洋烟火 又傳  
 京外廟會秧歌 及五  
 虎棍之類 比從前更  
 為熱鬧

◎和眞艾雅喀

吉林東北 有一種部落 名和眞艾雅喀 去吉林二千餘里 金史所謂海上女眞 當即此類 其人濱海而居 不知耕織 捕魚爲糧 剪魚皮爲衣裙 其舊俗父母年至六十 生日 即聚會戚族鄰里 團坐權飲 置其父母上席 子媳執刀 親割其父母之肉 以供賓客 以食盡無餘爲恭敬 肉既割盡 埋其骨在門檻下 歲時祭奠 稱爲盡禮 康熙年間 奉○○旨派大臣前往 賞賜銀米衣物 命改舊俗 並准其部長 世娶宗室之女 此風始革 至道光年間 其部長尙歲時至吉林納聘 將軍即買貧民女 備妝奩送之 至咸豐年間 與俄國分界 其地歸入



俄國境內 遂不通往來  
按其地當在錫赫特山  
之東 今有奇雅喀爾等  
部 當即其一類 尙有  
貢貂各部 亦在其地  
今統入俄人版圖 此次  
畫界 失地三千餘里  
西人謂中俄交界之碑  
是馱在馬上 不是立在  
地上的 但是這馬 只  
望回跑 豈不可笑

◎五國城

宋朝徽欽二帝 因為國政不脩 荒淫逸樂 搜括百姓的  
資財 供土木遊玩之用 并且不辨賢奸 所用的大臣  
多是逢迎諂媚 敷衍粉飾一流的 以致把一箇完完全全  
的江山 送給金人了 金人破了汴梁 把徽欽二帝 和  
后妃嬪嬙 都擄到燕京 那一路的欺侮凌辱 是不堪說  
的了 後來又把他囚禁在五國城 這五國城在什麼地方  
向來鑑史上 都說不清 就是遼史營衛志 說五國城  
係地據五國的要路 所以也叫作五國城頭 是那五國  
呢 一叫剖阿里國 一叫益奴里國 一叫奧里米國 一  
叫越里篤國 一叫越吉里國 究竟這五國 都在那一塊



地方 也說不明白 只知道  
五國城 是徽欽二帝囚禁之  
地就是了 要是沒有徽欽二  
帝這一囚 連五國城的名目  
也早沒有了 ○本朝乾隆  
年間 副都統綽克托 建造  
伯都納的城池 掘地取土  
挖得一箇紫檀木匣 打開看  
時 原來是宋徽宗所畫的鷹  
又得古磁器數十件 并徽  
宗晚年的日記 那日記上說  
天會三年 寄跡於此 攷



天會是金的年號 金太宗就是天會十三年死的 這時候南宋已建都臨安 是現在的杭州 正是紹興五年 可憐徽宗還不知道 所以紀金的年號 細攷這日記 纔知五國城 便是現在的伯都訥 在吉林的西北境 緊靠着松花江 和黑龍江交界的地方 如今俄國人的鐵路 正由此地 望南到吉林 再分爲二 一望西至奉天 一望東到海參崴 興亡陳迹 變換無窮 那不令人感慨發憤呀

●蔣文肅公

蔣文肅諱赫德 原名元恆 永平府灤州人 明天啓年間 以文生員應順天鄉試 在號舍中 聽明遠樓鼓聲 驚歎道 此是頹敗之音 國家將不能久 不待終場 便束



裝回家 游歷西北邊塞

因熟悉各處形勢 ○

○○文廟入關 公杖策

至○○○○御營求見 器

宇軒昂 ○○○文廟大

喜 ○○○賜名赫德

隨帶出關 不數年位至

宰輔 開國方略 都出

其手 所以天下之大

何患沒有人才 有才而

不能用 反爲敵用 明

之大局 自此終矣



文大似 自負殊矣  
 因感志台 蘇漢楚 ○  
 文大入關 公并策  
 主 ○ 文大入關 公并策  
 手揮 ○ 文大入關 公并策  
 喜 ○ 文大入關 公并策  
 劉帶出關 不意平封至  
 字帥 關內 潘出  
 大 而 即

木棉



◎花葉拒熱

英國格致報上說 地面上的  
空氣 還沒有冷到成霜時候  
花草樹葉 便要枯乾 碧  
綠的葉子 轉眼就不好看  
這是甚麼緣故呢 或說是月  
亮照的 或說是冷風吹的  
這些話都不實在 現有人考  
查此理 知道花木葉子 雖  
仗著外面熱氣烘養 原來葉  
子體內 本有熱性 外面熱

力敵不住他的本熱 他便不肯收受外熱 並且要還拒  
外熱 因此本熱散出 極其容易 所以天氣一涼 他就  
枯乾了 尋常花木 葉子愈大 散熱愈快 獨棉花一種  
葉子雖不大 體內本熱的度數 比較周圍空氣 要差  
六度 所以棉花葉枯的最早 這是寒暑表試出來的

◎玻璃製鞋

西國開礦的工人 所穿靴鞋 從前都用牛皮作底 無奈  
礦場地方 粗沙大石 徧處都是 牛皮作底 終日在沙  
石上磨擦 最容易破壞 不能耐久 後來英國人沙里士  
想出一個極便當的法子 作成一種玻璃底皮鞋 專買

給礦工穿用 究竟用甚麼法子製造的呢 拏碎玻璃磚 碾成沙子 放在極稠的膠水裏 攪勻之後 塗在皮鞋底上 再去磨擦沙石 皮底自能耐久了 這也是一個極新巧的法子 現在我們中國 竭力講究礦務 這件事情 雖然無關緊要 若是照法製鞋 小工人數衆多 常年算起來 所有費用 也就不少了 學生們記著 這也是小小的經濟





◎ 人身生長

有人問 人身的生長 從來  
看不見 究竟白天生長 還  
是夜裏生長呢 答道你記得  
小時候的事麼 腦氣不足的  
歲月 由初生到四五歲 生  
長雖快 自己卻不理會 等  
待六七歲 就有些覺悟出來  
了 白天行動的時多 並不  
覺得生長 惟有夜裏睡著了  
或是將睡著未睡著的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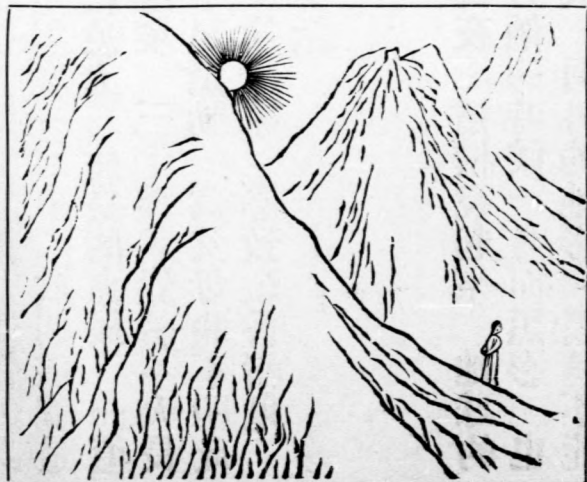
猛然一驚 仿佛落在地下一樣 驚醒之後 便覺著身體發輕 首節鬆快 你猜這是怎麼一回事 敢則這就是身體生長了 從此以後 年紀愈大 生長的愈勤 一直的到三十來歲 都是發育的進境 三十後就覺著不大長了 小孩們睡夢時節 遇著手足驚動 爲父母的不明此理 往往疑他有毛病 若是糊塗人家 必致燒香禱鬼 無端的搗亂 豈不弄成個大笑話

### ◎地球有影

地球繞日 對光爲晝 背光爲夜 這樣說起來 地球的影子 是永遠看不見的了 月蝕的時候 月面黑影 也可以算是地影 究竟地比月大 月外的地影 還是不能



看見 現在有人得一新法  
欲見地影 並不爲難 夏季  
晴日 天空無雲 紅日銜山  
的時候 在日光對面 天涯  
盡處 必有一個弧形的影十  
顏色發紅的是返照 紅影  
下邊 另有一個圓形 作深  
藍色 那並非天色 實在是  
地球的影子 日愈下 影愈  
高 直高到天心 四處都黑  
地影也就不見了



◎動植相關

(癯客譯)

凡我們這人身 和牛馬豬羊鷄鴨蠶 那幾種動物 或喫  
穀 或喫草 或仗著草木的 花葉 保護性命 若地上沒  
有植物 斷斷都活不成 要叫植物十分發達 開美花  
結好果 又非得用肥料不 可 那種地的人 用許多錢  
財 破許多工夫 用心培養 也都 是要他十分發達 肥  
料裏頭 最好的就是動物質



尿糞 內臟 連那腐臭的毛血 都是很有用的肥料  
近來新法 專用人造肥料 碾碎了獸類的骨頭 兌上  
硫酸 叫骨頭裏的養料 溶化入水 植物便容易發達





◎人物相關

人類和動植物 有很大的關係 試看我們穿的衣裳 平常用的棉麻 就是植物做的 綢緞絹 縐 這些貴重東西 便是蠶做的 又看看我們身外周圍 桌子 椅子 學堂用的木板 沒有 一件不是木頭做的 織 絨氈毯 牙角器皿 連

那極貴重的珍珠 也都  
 是動物的材料所成 我  
 們出外去 有橋 有船  
 有車 還有牛馬駱駝  
 運載東西 處處很方便  
 生病的時候 又用  
 各樣動植物作藥品 還  
 有許多快人耳目的花鳥  
 蟲魚 那一樣不是與人  
 有關係 未經說破 大  
 家都不留心



普通植物 續上冊

(二二三) 寄生木 雙子葉類

寄生木 和寄生草 大概

相同 惟寄生草不能經年

寄生木能歷年滋長 且

經冬不彫 故日本稱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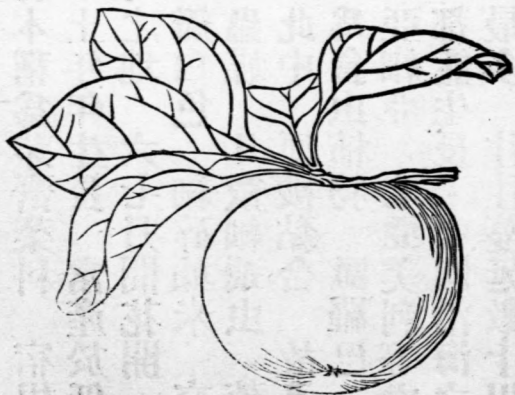
綠灌木科 寄生榎木及多

年老樹 歐羅巴 北亞細

亞等處 往往有之 但都

在林木茂盛之處 寄生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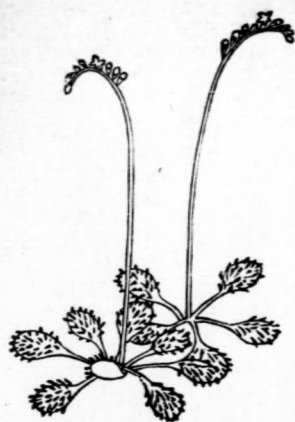
榮茂 本樹便漸漸枯稿



(二四)毛氈苔

雙子葉類

毛氈苔色紅紫 形似毛氈



日本稱爲茅膏菜科 宿根留

土年年生長 常產於低濕

之地 六七月間花開 花

瓣白色 細碎如米 交以

蟲媒 凡微細飛虫 落入

此中 便被黏合 故又名

爲食虫植物 歐羅巴 北

亞細亞 北亞美利等處

都能生長 中國沿海之地

最多 往往蔓延數十里

(二二五) 雞兒腸 雙子葉類

雞兒腸 或稱薺

蒿 野生甚繁

日本稱菊科 宿

根留土中 次年

春間復生 六七

月開小紫花 叢

瓣如菊 媒以虻

虫 莖葉嫩時

可采以充食 味

微苦





(二一六) 溪蓀 單子葉類

溪蓀 一名馬蘭 俗呼馬連 日本稱爲鳶尾科 生於低  
窪近水之處 宿根留土 次年復生 莖空而直 夏季開  
花 有紅紫藍碧白多種 結子以蜂媒 花瓣分披 如蝴  
蝶翅 清晨花開 日午即合 葉細長如蘭 堪取以細扎  
物件 和編織席墊等物 亞細亞洲各處都有 歐洲人取  
以栽植盆中 以爲賞玩

五

普通植物 溪



理百合

六月 大平野 山 溪

五

(二七)

野百合

單子葉類



野百合 生  
 於山原野地  
 宿根留土  
 中 次年復  
 生 五六月  
 間開花  
 金黃色 或  
 紅色 葉腋  
 有珠芽 又  
 有鱗條 趁

嫩采摘 可供蔬菜之用 其結子屬虫媒 日本朝鮮中國  
野地 到處有之

(二一八)

芒

單子葉類

芒亦禾類

故日本人歸入禾本科

宿根留土

年年生長

山原野

地 滋生

極易 每

秋季開花

色白有

紅點 無

耐剪 故



易為風飄落 結實係風媒

(二一九)

莠

單子葉類

莠亦禾類

宿根不

能復生

與芒不同

每春夏

之交 叢

生原野路

旁 及田

畝之內



有害禾稼 六七月間開花如芒 花淡黃色 結子如粟而  
空亦係風媒 因形如狗尾 俗亦名狗尾草

(三十一) 牽草

單子葉類

牽草亦禾類

西人名爲葛密

羅列 其根葉

與莠略同 惟

莖穗如線歧出

生於原野路

旁等處 每六

七月間開花



花無附莢 色淺綠 風媒結子 子落地 次年復生 滋  
 生極易

(三一) 薇

羊齒類

薇亦名苦菜 葉兩兩對  
 生如椿 宿根留土 次  
 年復生 山原野地 到  
 處有之 四五月開花  
 與嫩葉共抽新條 莖紫  
 紅色 莖頭叢生子囊  
 聚作球形 日本俗稱為  
 花嫩芽 采為食用 中



國古時 亦爲食用 近日食此者甚少

(三二) 蕨

羊齒類

蕨亦名拳菜 多生  
於山野向陽之地  
亦係留根植物 每  
於秋季發生綠葉  
狀如馬纓 中幹長  
結子囊 嫩芽卷曲  
狀如小兒之拳  
堪充食用 故名拳  
菜 其根肥白 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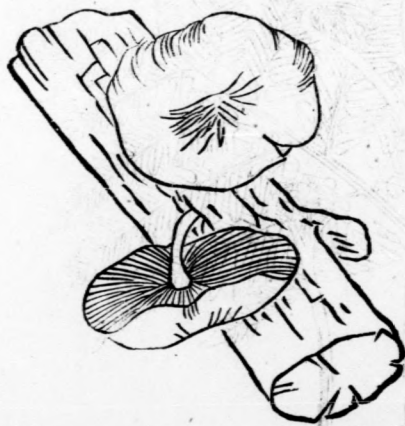




澱成粉 可以充飢 伯夷叔齊 在首陽救飢的便是此物

(三三三) 香蕈 菌類

香蕈亦名香菰 又名冬菰 寄生枯樹和大木上 根為莖 上為笠 笠的下面有摺疊肌 肥嫩而白 每多春夏之交發生 摘取以充蔬饌 味極鮮美 以日曝乾 亦能經久 結桑木上的名桑蕈 結榆木上的名榆蕈 亦稱榆蘑



妖怪談

(接第三期)

◎神田怪物

日本神田區台所町七番地 有空屋一所 相傳有怪物出現 一傳兩 兩傳三 竟闐動了一群的人 像發狂似的 男女老幼 奔走相告 都到這空房前後 要想看那怪物的形狀 這空屋的東間壁 是布商布野由之助 西間壁是絲商松屋 這兩家的閤門老小 也害怕的了不得 到夜間都不敢睡覺 怕怪物來吃了他 各處的新聞紙 便把這件事登載 因此知道的人 更加多了 每天神田區 看熱鬧的人 竟擠滿了 一連五六天工夫 警察官怕聚眾滋事 特派了兩個巡捕頭 仔細考察這件體事



原來這所空宅 和絲商松野  
的住宅 起先本是一所 後  
來分隔爲二 前幾年的工夫  
有箇川島彌兵衛 在這空  
宅裏作衣舖 裝飾得甚是華  
麗 後來因買賣不佳 虧空  
關閉 把這舖底 租給了星  
野仙太郎 星野仙太郎 是  
開菓餅舖發財的 得了這箇  
大舖面 歡喜的狠 便帶同  
家眷 搬了進去 那知道進  
屋之後 這菓餅的生意一天

不如一天 他的妻小也病死了 連連虧折 支持不了  
便把一切生意 和這所房屋 又租給藤田勘藏 藤田勘  
藏 得這房屋 又賣給了石塚伊喜 石塚伊喜聽人說這  
房屋不利 不宜開設生意 便不敢進屋 租給了一個收  
生婆新井氏 新井氏搬進去沒兩個月 也聽說這房不好  
又搬到別處去了 從此這所房屋 便空無居人 變了  
花子乞丐藏身之地 門窗板壁 便漸漸的破壞 墻垣堦  
砌 也漸漸坍塌 宅主石塚伊喜 想這所房屋 是四百  
五十塊錢買的 若聽他坍敗了 豈不是白花了一大宗錢  
要是修理起來 還可賣個原價 有一天 雇了泥木匠  
到台所町修理房屋 剛進了門 突然間有兩個披髮黑  
面的鬼物 直撲出來 不覺嚇了一跳 仔細一看 纔知



道是兩個要飯的 便叫人招呼警察 把這兩個要飯的細起來 這一天剛巧是廟會街上的人很多 看見警察拿人 當了什麼奇事 便立定了脚看熱鬧 一會的功夫就聚了無數的人 那匠人等常聽人說 這是個凶房 便疑心生暗鬼 進去就捻着一把汗 到裏邊見空房黑暗 不敢進去 便回頭就跑 說有十幾個黑面小孩子 跟着

打他 把他的木匠傢伙也丟了 直跑回家 不敢再應這  
修理的工程 從此人人傳說這房有鬼 是真實無疑的了  
碰巧布商平野的女人 害肺癆病死了 人都說是鬼物  
作怪 謠言愈多 遠近的人 當作奇事 特地有坐了火  
車 來看熱鬧的 警察署的巡捕 把這房的來歷 和乞  
丐裝鬼的緣故 詳細詳細的寫了一張 貼在門外 又派  
兩個巡兵 在內居住 把乞丐闔乾淨了 從此毫無影響  
人心方纔平定 可見愚民無知 輕信易惑 都是沒有  
學問的緣故 近來日本風氣大開 到處都有學堂 這種  
事便少有了

◎羽士奸欺

日本京都三條街 有箇開鍋舖的某甲 資本甚厚 素有富商之名 其妻病沒 某甲悲痛甚切 忽一天 有一道士沿路探問 到某甲家 向他們家人說道 貧道因修道上羽黑山 在路上遇一婦人 說是上都人 因生前作孽太多 不得超脫 托我寄信到家 務必替他到上高野山誦經 貧道問他家在那里 他說在三條街某町 又出綵帛一端 交與貧道 說家裡人若不相信 可以此爲証 說完忽然不見 貧道受幽靈之托 特地來到尊府 望爲轉達 并將綵帛呈上 並不求見主人 回頭就要走 家人驚異 再三挽留 報知主人 主人看這綵帛 確係

亡妻遺物 不由得不信 便  
命備齋飯款留 厚送金帛  
道士一概不受 問在何處焚  
修 說在高野山 主人見他  
不受 祇得派一箇家人 替  
他送到高野山去 道士了無  
法 只得受了 主人封一包  
銀子 托咐他誦經布施 超  
度亡靈 道士慨然允諾 受  
金而去 商家有箇小厮 年  
紀不過十五六歲 估量這羽  
士的形狀 有些可疑 因此





便偷偷的跟著他走 道士從鍋商家出來 望東走 過京  
橋伏見路 小厮知這路並非向高野山去的 愈信他是假  
跟隨不離 直至北野七本松 望一草房攢了進去 小  
厮也跟著進去 忽見一年輕女人 原來就是主人家已嫁  
的婢女 主婦病的時候 這婢女曾來問候 偷得一端采  
帛 便和道士串通 做這把戲 婢女一見小厮 情知敗  
露 無可藏躲 只得直言不諱 便把道士所得的金帛銀  
兩 全數追回 主人方纔醒悟 僧道騙人 原無足怪  
難得這年輕小厮 能看破他奸計 又能發他奸狀 也算  
得有智識胆量的了 古來堂堂丈夫 甘受若輩之欺 至  
死不悟 如漢武帝之信欒大 宋徽宗之信靈來 豈不比  
這小厮還不如麼

# 海國軼事

## ◎羅馬帝惜貧



羅馬帝瑪堅米利亞 出游街市  
遇著了一個乞丐 求他給錢  
帝曰我同你跟父子一樣 遂  
給了他一點不值錢的東西 乞  
丐說 皇帝是貴人 所賞的東  
西 未免太少 帝曰一國的人  
都是你的兄弟 人人肯給你  
一點東西 你的富足 當在我  
上 我所給你的 實不爲少了



◎賢王母教

英國的國王 當初有名亞弗勒  
的 極有德行 政治大修 年  
少約時候 看見他母親有一本  
書 書裡頭畫的圖 五顏六色  
極其好看 那時他纔九歲  
心裏就狠喜歡這書 他的哥哥  
也要看這書 母親說 這一本  
書 不能給你們兩個人 今日  
拿去 限定了日子 誰先看懂  
就給誰 亞弗勒拿了書 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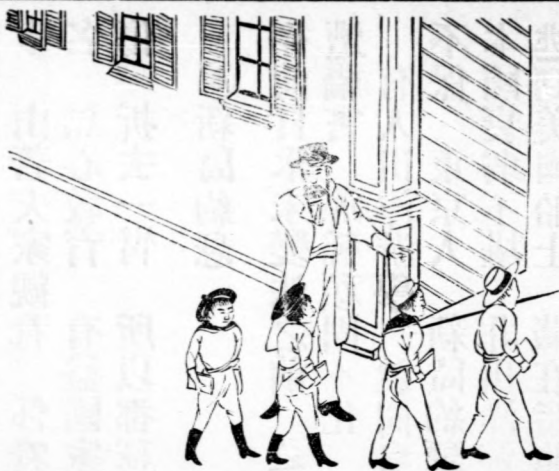
生講給他聽 自己又用心溫習 沒有幾天 全都懂了  
母親當面考問 哥哥有些不懂 弟弟答應的狠對 所以  
把書就給了亞弗勒 後來立他爲太子 就因這一事決定  
書上說的 都是治國的道理 後來做了國王 把英國  
治的狠好 人人稱爲賢王 自己肯用心 母親又善教  
你看家庭教育 關係大不大

◎創開風氣

百年以來 歐洲最強的國 自然要算是英吉利了 學生  
們知道麼 英國是怎麼強起來的 當初英人很講究古學  
書院裏的讀本 都是希臘羅馬時代的古書 本國的文  
亦不喜歡談新學 所學非所用 從來不知改變 一千



八百年後 有一位名士 叫斯賓塞兒 深以此事爲憂 專專的作了一部書 發明格致新理 痛言古文舊學無用 一時被他喚醒的不少 風氣從此漸開 凡歐洲各國 都把他這書翻譯了去 各國亦慢慢強盛起來 你想斯賓塞兒生在全國守舊時代 一人獨開風氣 他那艱難困苦 可想而知 英國富強的根基 實由是他一人造成 國家有這樣大英雄 無怪乎富強甲於全球



●獨臂將軍

美國京城 有一處大學堂 名  
爲霍罕大學堂 培養出無數人  
才 大有功於國家 美國人至  
今稱道 霍罕乃是一個人名  
當初美國南北交兵 元氣大  
傷 民窮財盡 霍罕身經百戰  
戰罷之後 憂心時事 要想  
救國 知道非建立學堂不可  
苦於無錢 自己毀變家產 建  
立義學 七十多處 最大的一

處 就是這霍罕大學堂 後來又立了一處書院 藏書甚  
多 由著大家觀看 你看霍罕一個武夫 不獨以勇力成  
名 熱心教育 有益國家 真是古今少有 只因戰陣受  
傷 折去一臂 所以都稱他獨臂將軍

◎新島約瑟

從前日本未變法之前 幕府當權 凡有講學西法的 必  
遭禍害 那種頑固不化 比我國前幾年 還要利害百倍  
有人出洋游學 就同身犯重罪一般 倘被拿議 性命  
不保 東京人 新島約瑟 是一位極有志氣的人 深知  
本國衰弱不堪 非出洋遊學不可 改變了衣裝 偷偷的  
逃到美國船上 藏在貨艙底下 方纔免禍 無奈資斧不



繼 不能付給船價 萬不得已  
就在船上當小工 到了香港  
想去買些英文書 身上佩刀  
還值些錢 賣刀買書 一路就  
在船上用功 到了美國 窮困  
已極 險些兒作了他鄉的鬼  
有一位富商 憐愛他的苦志  
幫了許多錢 把他送入書院  
苦學十餘年 回國後創建大學  
堂 一切規模 都是從艱苦患  
難得來 所以日本的學堂 不  
讓西洋 學生們記著



◎愛國女兒



從前德法兩國交戰 法兵大  
敗 有德國一支兵馬 追趕  
法兵 走入一座村落 村人  
逃避 只留下一個小女兒  
看守門戶 德兵把他捉住  
兵官問道 兩點鐘以前 你  
們法國的敗兵 經過此地  
不知向那一方逃走 你從實  
說來 饒你性命 小女兒心  
中暗想 要是說明了去向  
他們一定追殺前去 法國可  
就受了大害 我乃是法國的

百姓 愛惜自己性命 叫我國家受害 我還算得了甚麼  
人 一言不答 垂頭旁立 再三的盤問 一哼也不哼  
兵官大怒 一鎗便把他打死了 大家想想 這小女兒死  
的好不好

◎北美女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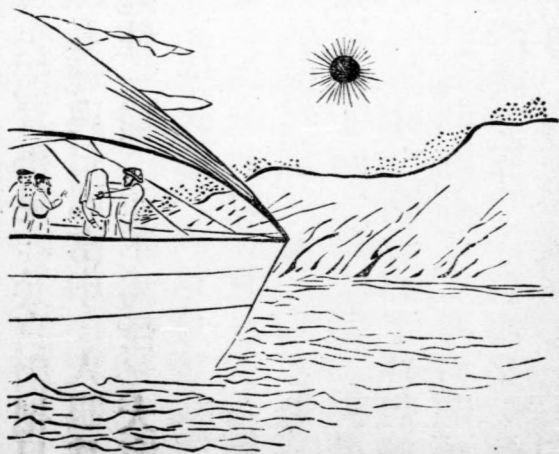
美人受英君壓制 出了一位華盛頓 反抗英君 立成了  
今日的美國 這位大英雄 學生們大概都敬重他的很  
華盛頓的功勞 人人略知道些 今且不提 但舉一事  
就可見北美洲的人心了 有一七歲的小女子 名叫雅麗  
耳聞華將軍大名 約聚了數十個隣兒 大家在一起商  
議 要想個主義 幫助華將軍 你想華將軍的事業 豈



是小孩能幫助的嗎 唉 人不在大小 有見識的 舉動自然不凡 一日雅麗手提小筐 放著幾個熟雞蛋 親去拜見華將軍 高聲說道 將軍爲了我等民人 血戰多日 實在勞苦極了 敬備幾個雞蛋 奉獻將軍 又找補了兩句孩子話 說此中有美味 請打碎了外殼細嚼 且莫囫圇吞了 華盛頓感謝的落淚 那時借有法兵 法兵在旁 同聲嗟歎

◎俾利格士進軍

從前雅典國 同俾路波尼亞  
打仗 剛要航海的時候 正  
遇著了日蝕食 天色昏暗  
如同黑夜一般 衆軍士都不  
懂日蝕的理 心中有些害怕  
又有那胡亂瞎說的 造了  
許多謠言 全軍都有退志  
兵官俾利格士 催著解纜  
水手人等 都想逃走 不遵  
號令 兵官忽生一計 把身



上的外衣脫下 蒙在水手的頭上 問他道 你還看得見  
我嗎 水手說衣服遮了眼 那裏還看得見 兵官因把日  
蝕的理 子細同他說明 月球在地與日的當中 人眼爲  
月球的影子遮住 如同衣服遮住一樣 並不爲怪 大家  
這纔恍然 立刻進軍

# 各國新聞

## ◎養珠新法

珍珠這一種物件 是天下各國 所最珍貴的 也算爲一件寶貝 其實飢不可食 寒不可衣 還不如黃金白玉 可以做個器皿 到底爲什麼這樣貴重呢 向來沒說出個道理 要說是傻 難道天下各國的人 都是傻的麼 細考求這貴重的緣故 也和金玉差不多 都爲有餘的人便當 其用處在那里呢 那作首飾 和一切的鑲嵌 還在其次 正用就在輕費 什麼叫輕費呢 就是取携輕便的意思 上古交易 用牛羊粟麥 到後改用錢刀 已輕便多了 但錢刀是銅鑄的 積多了還是笨重 所以銅之上



有銀 銀之上有金 都是取其輕  
便 愈輕便 愈貴重 珍珠約分  
兩 比赤金又輕便多了 所以又  
比赤金貴重 自錢刀金銀 以至  
珍珠寶物 這一類東西 都叫做  
替代物 文話稱為易中 為的是  
這替代物的能力 因交易而益顯  
譬如有了錢 就可以買米買布  
豈不是這錢 就是米合布的替  
代麼 又可以買煤 豈不又是煤  
的替代麼 因這一物 能替代多  
物 所以貴重 究其貴重的眞力

在乎用 不在乎體 珍珠的貴重 也就是這個緣故  
但金銀銅的體質 最爲堅固 并且能融化改造 所以易  
中之用 以金銀銅爲正 古所謂維金三品是也 珍珠的  
價值 現雖比金銀貴 却是靠不住的 以後人情風俗  
或是改變 或是珠的出產漸多 價值便可由極貴而極賤  
如管仲相齊之日 以貝爲貨 當時的貝 價值必高  
到現在已不值錢了 理正相同 所以珍珠寶石之類 祇  
能爲易中之副品 不能稱爲正品 現在外國新出一法  
於這珍珠的價值 大有關係 留心經濟的 不可不爲注  
意 考珍珠的出產 並非如金玉銀銅 爲地產的礦物質  
却是由動物中生產出來 這產珠的動物 都屬蛤類  
南幾省人呼爲蚌 蚌之大者方圓數丈 偶因水中沙粒



滲入蚌內 彷彿人眼內 着了塵土一般 極不舒服 却又沒法去掉他 祇得常拿精液含養著 叫沙粒時時滑潤 免得棘刺作痛 日久月長 沙粒之外 凝結了一層定質 便成珍珠 愈養愈大 可見極貴重的珍珠 起初不過一粒細沙 一經說破 豈不可笑 如若不信 試把珍珠破開 其內必有細沙一粒 就是憑據 但是沙粒不常入蚌內 所以蚌不能個個有珠 因希見貴 西國有一博物之士 因此悟出一法 取能產珍珠的蛤類 養在湖水中 當春氣融和的時候 故意取小沙粒 投入蛤中 經時既久 便成珍珠 從此都知蛤能產珠 仿佛種糧食一般 每種必得 將來珍珠出產 自必年多一年了 既多必然易得 易得之物 價值必不貴了 豈不是於易中一

道 大有關係

●磁氣新礮

鎗礮製造的方法 到了近幾年來 精益求精 幾乎精到極處了 機器鎗機器炮 每分鐘工夫 能放至八百響至一千響 試想一分鐘 只六十秒 那表上的秒針一動 鎗礮能放至十五六響 也算得快極了 新式的鎗 能打至七里地以外 炮能打至一百里地以外 也算得遠極了 那知道有箇英國人 係諾威巴克島的教授 苦心研究了多年 發明了一種新炮 名叫磁氣炮 不用火藥 全仗著磁氣電氣 炮子出口 既沒有烟 又沒有聲響 打的比尋常炮 更快更遠 並且省費 尋常大炮 每放



一響 所有火藥子彈 須銀  
二百兩至四五百兩 用這磁  
氣礮 可省一半 已經在克  
利司尼亞地方試驗 果然合  
用 現在歐洲各國 都留心  
考究這一種大礮 一旦通行  
後 戰鬥之法 和礮臺鐵甲  
船的形式 又當大大改變了  
考一千九百年以前 爲汽  
力的世界 各種車船 全用  
蒸汽 一千九百年以後 當  
爲電氣世界 將來一切用蒸

汽的 全要改用電氣 電學發明之後 眞能有旋乾轉坤的妙用 現在所用的鎗炮 必至廢滅殆盡 這句話並非空談 大約不出百年 必有明效大驗 這磁氣炮用電 就是電學滅鎗炮的引子 我中國青年子弟 能究心電學 探微索隱 必能闡發新理 爲二十世紀的有名人物

### ◎少年愛國

日本天皇 出宮閱操 將到櫻田門 忽然有一個年少的學生 從人羣裏跑出來 手捧奏牘 伏在天皇馬前 自稱姓田中 名守 年十九歲 平日留心國事 此次俄佔滿洲 與我日本國大有關係 請天皇興兵問罪 莫爲左右大臣所誤 區區之衷 無由達於天聽 今不揣冒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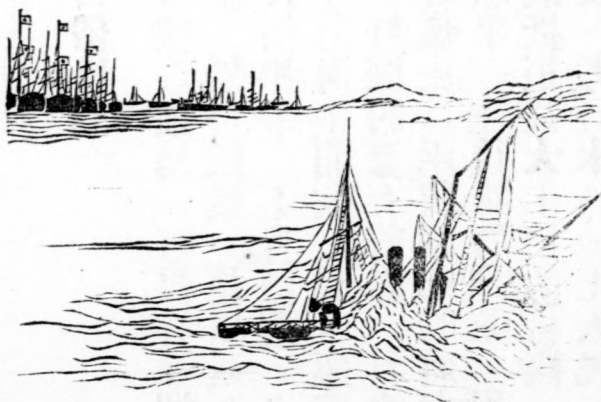


攔輿上訴 自分萬死  
不敢逃避 天皇覽  
奏 安慰了他一番  
一時傳動各國 日人  
愛國的心 真是加人  
幾倍了 中國學生聽  
聽 滿州地方 與日  
本的關係 形勢危險  
無怪日人著急 內  
地與滿州 更是切己  
的病痛 學生們知道  
不知道呀

聞時

◎日俄風潮

日本因俄人強暴 有侵吞亞洲土地野心 怕他勢力日增片盛 無可抵禦 是以亟亟的經營武事 擴充戰備 決計與俄相爭 不肯稍讓 去臘二十三日 日俄兩國海軍 在渤海中開仗 日本連勝三次 打沈俄國鐵甲船十餘隻 打壞的還有許多 日本兵船 也沈了一隻 受傷的有好幾隻 兩國戰死的將弁兵丁 已有好幾千人 還不肯歇手 往後誰勝誰敗 現在尙難預料 但以小小日本 敢抵拒強大十倍的俄國 並且能叠獲勝仗 實是難得的很 考日本的地土人民 比不到俄國十分之一 只



因上下同心 君民一體  
便能抗拒強鄰 力爭  
權利 當兩國爭論的時  
候 日本政府各大臣  
也不願開戰 但彼此都  
退讓些 就可和平了結  
怕兵連禍結 支撐不  
了 倒是日本百姓 決  
意不肯退讓 下議院與  
政府意見不合 解散了  
兩次 各商民都願報効  
兵餉 連婦人女子 也

把首飾和手上的戒指脫了下來，都變賣了充兵餉。通國的百姓沒一箇不願助戰費的，真是同仇敵愾。衆志成城，政府見民心固結如此，只得預備戰事，向民間籌集兵餉，不到兩箇月工夫，已湊成了一千萬元。要說日本的疆域，也只好抵得中國一大省，日本民數還不夠中國十分之一，我中國一年添籌兩千萬餉，已逼得民窮財盡，抗捐鬧事的紛紛不絕，不料日本一箇多月便能集一千萬元，並非是日本的百姓比中國富足，都因爲人人有愛國的心，知道國家與人民一體的道理。俄人佔據滿洲，便把日本壓住，國家的權勢將被侵佔。國既被侵，人民的工業商務自然也被侵奪，難望發達。所以萬衆一心，情願把私財助餉，保護國家的利權。



這真是國民的見解 大概歐洲各國的百姓 無不如此 但兵是凶器 戰是危事 原不可鹵莽從事 要是逞血氣之勇 妄開釁端 毫無布置 就是有兵有餉 也是白白的送給敵人 還要賠款失地 原來日本的用兵 非他可比 維新以後 設立憲法 君民一心 經營武備 真有臥薪嘗膽的光景 通國的百姓 人人有當兵的義務 人



人有助餉的責任 陸軍既備 又極力的添練海軍 估量  
著兵力 可以抵當俄國 所以通國人民 都願一戰 以  
振國威 就是政府不願開戰 也不是懦弱畏避 無非是  
老成持重 妥籌萬全之計 不肯輕易一擲 所謂臨事而  
懼 好謀而成 正是這個意思 至於日本民風 以當兵  
爲人生應盡之責 以當兵爲人生莫大之榮 凡人到應當  
兵的年歲 便報名註入兵冊 本家親戚朋友 都來賀喜  
燈彩鼓樂 公送入營 送的親友 手拿彩旂 那旂上  
寫著慶賀的字句 這慶賀字句 要在我們中國 必是寫  
什麼指日高陞 封侯挂印 升官發財那些話了 那知他  
這慶賀 卻與中國不同 旂上大書特書的是祁戰死 祝  
戰死 這就可見日本人的志向了 中國人聽見 必以爲

奇怪 說這不是慶賀 是咒  
罵了 唉 這就是我中國積  
弱敗壞的根子 要知當兵是  
爲什麼 豈不爲的是戰麼  
古來敢戰之士 也稱作死士  
惟有必死之心 方有戰勝  
之望 人人有必死之心 自  
無不勝之戰了 自古以來  
無人不死 惟戰死最爲册史  
所重 國民所敬 馬伏波有  
言 男兒當死疆場 以馬革  
裹屍 便是祈戰死之意 所



以馬伏波能立功南服 銘功銅柱 爲千載後的記念 原來祈戰死三箇字 真是戰勝的靈符 但看日本人入營的慶賀 便知日本的民志 有如此的民志 民雖寡亦衆 國雖弱亦強 那勝敗二字 可不必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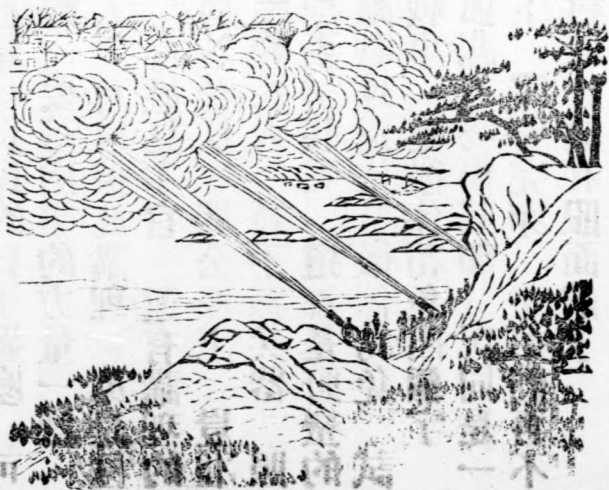
◎恃強欺弱

自去臘日俄開戰以後 俄國海軍兵船 被日本轟沈毀了四分之一 又擄去了四分之一 算來還贖四分之一 也多一半受傷 不能臨陣 只好告了饒 躲在海角裏 不敢出頭 我中國是說明了守局外的 官府們還翻出了許多局外公法 想是既有這公法 可以免戰國的侵害了 那知道臘月二十後 松花江鐵路的橋 被人毀壞了 想



必是日本人的埋伏 俄人喫了這虧 却不敢找尋日本人 說是中國馬賊使的壞 却也不敢找尋馬賊 便在壞橋的地方 架起了幾尊大礮 對著附近村莊 咕咚咕咚的放個不了 你想這些村莊 都是些泥牆土屋 那裏受得這大礮 況且過年的時候 正要喫團圓飯 那裏料得這飛災橫禍 可憐村莊裏整千的人家 男男女女 老老小

小 不知有幾千人 都變了  
礮灰 連一個完全屍首也沒  
有 唉呀呀 傷心呀傷心  
要說這幾個村莊的人 都是  
我們的同類 那一個不完錢  
糧 那一個不出捐項 那一  
個不當差徭 辛辛苦苦 掙  
幾個錢 給國家完納納稅  
爲的是保護身家性命 平時  
地方官 開徵收捐 何等關  
切 那知到這滅門滅戶的時  
候 白白的給人家打死 就



看不見有官員出面理論 你想還有良民的日子過麼 可見這公法兩箇字 是靠不往的 要是兩國的力量一樣 纔有公法可講 譬如平等的人 可以彼此講理 原是極公道的 要是良民遇了強盜 百姓見了官 還有講理的地方麼 我中國白白的引了局外公法 那公法上 豈准殺害局外民人的麼 就是敵國的民人 若手無兵器 照公法也不應殺害 何況拿大炮轟村莊呢 這都是野蠻的行徑 我們幸居內地 目前離戰地還遠 徼倖苟免 試想如今的時勢 那保得沒有戰事 這徼倖苟免四個字 豈能久恃的麼 古人云兔死狐悲 物傷其類 况同是一般的人 同在一國 覆巢之下 那有完卵 子弟們再不知發憤自強 只怕松花江的村莊 就在眼面前了

## ●救恤敵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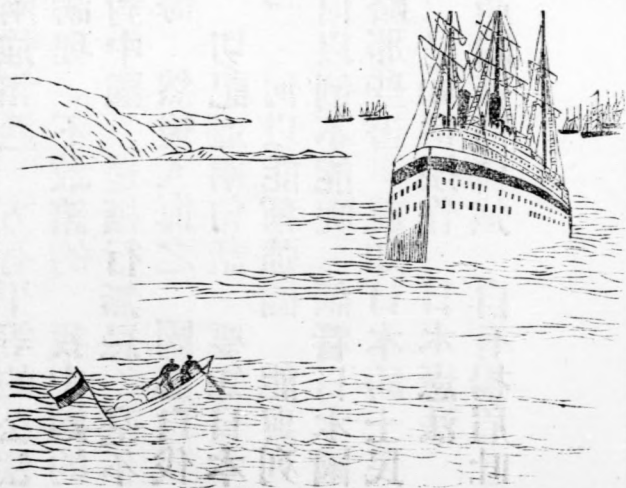
前一段說的是礮打平民 似乎是俄國人不講理 同時還有一樁事 也是俄人作的 卻極講理 特意演說出來 放在一起 叫人看了 比較比較 你說是件什麼事 乃俄人周濟難民的事 自日俄開戰以後 有許多日本人在奉天營口等處 作買賣當工匠的 便不能安生 因此約齊了有三百多人 男男女女 老老小小 也不免耽驚受嚇 哭哭啼啼 到了牛莊海口 幸虧有條溫州輪船 是開往煙台的 便買了票 都搬到船上 那知這時候 旅順口兩國海軍 已經交戰 礮彈飛空 如霹靂一般 那條溫州船 便開不出去 在海當中停了五六天 米也





沒有了 淡水也吃完了  
這許多日本人 已經兩天  
沒有吃喝 眼見得要餓死  
了 便大家商議 公舉了  
一個爲頭 出名打個稟帖  
送呈俄國總督 俄督阿  
力克塞夫 接著這稟帖  
立刻差人送了十包米 又  
叫兵船上 接濟他們淡水  
三百多日本人 纔得了  
命 第二天戰事也停了  
開輪就到了烟台 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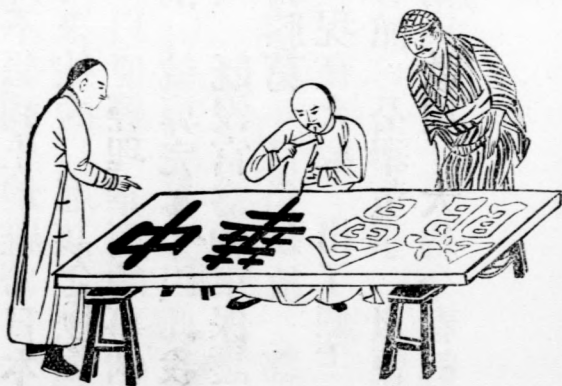
也沒有損傷 你說日俄交戰  
日是俄的敵國 日人便是  
仇人 因為商民與兵事無干  
照公法應該保護 俄國人  
就這麼講理 不但保護 還  
接濟他 我中國是局外 與  
俄國交情極好 把○祖宗發  
祥之地 都給霸佔 俄國待  
我們的百姓 豈不該比日本  
好些 爲什麼却顛倒了呢  
難道俄國人真不懂交情嗎  
要知今日世界 是箇強權世



界 強勝弱敗 強存弱亡 兩強相遇 方有平等的公法  
所以俄人對日本 是處處講理 不敢錯的 我中國的力量 是敵不過他 所以他對中國 是橫行無忌 毫不講理的 孟子說 夫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 國必自伐 然後人伐之 願我學生們 切記這兩句話 要知日本的人民土地 不及我十分之一 何以能稱強國 能與列國講公法 我這樣的大國 何以倒不能呢 請看日本國志 日本維新史 和東洋史略那些書 就知日本的士民 是如何立志 日本的君臣 是如何振作 日本憲法 是如何成立 便可恍然 亟亟的發憤自強 自有揚眉吐氣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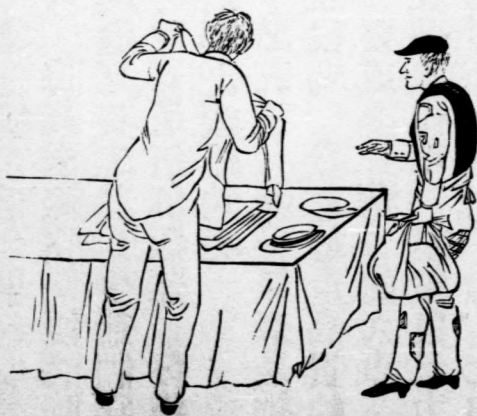
◎台灣會館

台灣一島 本隸中國版圖 與福建的廈門 僅一水之隔 爲東南各省的屏蔽 并且地土肥沃 出產富饒 閩廣貧民 爭先前往 或商或農 皆得厚利 所以又爲東南各省的外府 自甲午戰後 割歸日本 我官民不願留的 一概內



渡 喪失貲本 遺棄產業 何止數十百萬 交割的時候  
又忽忽忙忙 不爲後慮 并不想到土地雖給日本 我  
中國人前往經商謀食 仍舊可來往的 應該怎麼箇優待  
保護 或是准我們設立領事 以便經理華商的事情 那  
知道毫不置意 只把文書交割 就算完了 因此我華民  
在台灣的 現在又有五六萬人 既沒官爲約束保護 處  
處受人的欺侮 就是有箇帳目膠葛 口角細故 都得受  
外國官判斷 實是不便的狠 現在大眾 出了個主意  
打算在台灣 設立一個中華會館 公舉董事 以便經理  
華人各事 已經出了知單 捐集款項 大約今春就可動  
工建造了

還有一件沒本錢的事 也是  
苦學生的好營生 甚麼事  
呢 是替洗衣作坊 接送  
衣服 原來外國人的漿洗  
衣服 也是個專門生業  
都是有一定的照顧主的  
每一禮拜洗一回 或是洗  
兩回 洗衣服也是用機器  
但是接送這件事 機器  
可不行 必得有人到主顧  
人家 把換下的衣服取來  
洗乾淨了 再給他送回



去苦學生便向洗衣作商量 當這箇差使 早起取  
晚上送 每天只費兩點鐘工夫 晦氣兩條腿 便能賺  
三毛兩毛錢 咳 這就叫一錢逼死英雄漢 少爺們穿  
衣服 還得跟班老媽帮忙 那能知道這個艱難 你道  
這接送算艱難了麼 還有比這個更艱難的呢  
更艱難的是甚麼事呢 我實在不忍說了 咳 原來是挑  
水拉車 挑水拉車 豈不是賤役嗎 豈是尊重高貴的  
學生作的 但是爲的掙學費 要成全一輩子的大事  
就顧不得目前的屈辱了 況且挑水拉車 是拿自己力  
氣換錢 不是依賴他人的事 最正大光明不過 比向  
人告帮求助 體面多了 苦學生到沒法的時候 便挑  
水呵挑水 拉車呵拉車

各國都有自來水 有把水管  
裝在家裏的 就挑不著了  
那不裝水管的人家 可  
用著挑了 卻是不裝水管  
的人家 很是不多 所以  
挑水這行生意很窄 幸而  
苦學生的品行 是爲衆人  
所敬重的 見他挑水 恨  
不得帮他使點勁兒 因此  
有用水的人家 都願意照  
顧苦學生 有時候格外多  
給幾箇錢 苦學生是斷斷





不要的 應該幾箇錢一挑  
就要幾箇 多要一文半文  
便是受人的幫助 不是  
獨立英雄的本分了 要失  
了本分 那真成箇挑水夫  
了 那還配稱呼學生呢  
要講到拉車 比挑水更辛苦  
更下賤了 況且文明之國  
都說這人力車 是以人當  
畜 極不應該的 既是學  
生 那肯去當畜生呢 咳  
要知道人與畜生的分別





在品行志量 不在形貌 也  
不在職業 有許多既富且貴  
的 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  
活了一輩子 無功於人 無  
益於己 到得死後 如同草  
彫木腐一般 空耗費了許多  
有用的物料 這等人與畜生  
何異 還有那種脅肩諂笑  
仰人鼻息 陰謀暗算 害人  
生理的 還比畜生不如 那  
不必說了 苦學生的志向  
是要學成回國 爲國家謀安

全 爲生民謀利益 只要能成我造福同胞的志願 就  
殺身流血 也是心甘 正是墨子說的摩頂放踵利天下  
則爲之 志在天下 不顧一身 雖然鞠躬奔馳 兩足  
不停 但襟懷灑落 氣象高超 自與庸俗不同 也不  
像那站口的車夫 到處兜攬 只拉學堂裏的小學生  
有離家遠的 坐不起馬車 苦學生賃一輛車 包接包  
送 一日也只兩次 計算著夠了一日的飲食學費 就  
不再拉了 這是苦學生最苦的勾當

以上說的 賣新聞 賣煙捲 送牛乳 取送衣服 挑水  
拉車 這都是省會城市 繁華熱鬧地方 方有這種經  
營 但是學堂不一定在熱鬧地方 有許多專門學堂  
都是在鄉僻冷靜地處 以上這幾種經營 都作不了



豈不更爲難了麼 苦學生  
立志堅定 決不因此阻擋  
向學的心 古人說的 天  
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苦學生在鄉僻學堂裏 仍  
是指著一身的操作 供給  
飲食學費 是作什麼事呢  
就是在學堂裏 替教習  
合衆學生們傭工 或是烹  
茶掃地 或是送信購物  
凡力量作得到的 沒一件  
不作 就把這工錢 抵作

飲食學費 這名爲半日讀書 半日操作

咳 苦學生的境遇 眞是一

言也道不盡 離家萬里

舉目無親 終日奔走操作

還要勻出工夫 隨著班

次上堂聽講 到了夜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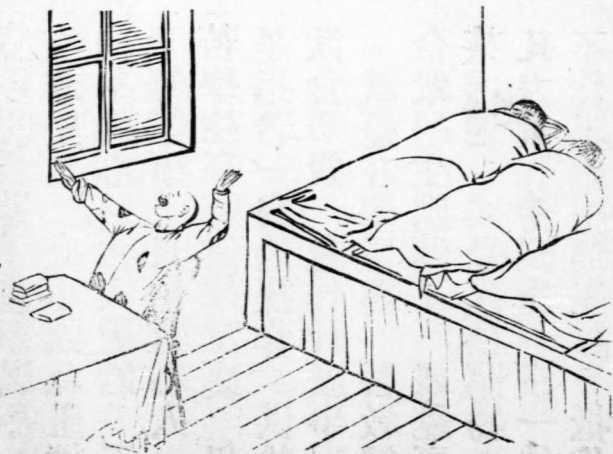
大眾都上牀安息 學堂規

矩 到了十一鐘半 須一

律息燈 苦學生雖有焚膏

繼晷的心 爭奈學規難犯

只得暗中默坐 溫習日



間工課 直到疲倦難支 剛剛兩眼朦朧 正想黑甜鄉  
去 又聽鄰雞高唱 講堂雲板敲動 亟亟的起身 去  
作那洒掃屋宇 提茶送水的勾當 正是孟夫子說的  
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行拂亂  
其所爲 這幾句書 苦學生全作到了  
苦學生的境况 既是如此 其所穿的衣服 萬不及人的  
輕煖 所供的飲食 萬不及人的鮮美 所居的屋宇  
萬不及人的寬敞 惟有那皎潔的精神 浩大的志氣  
終不因貧窮困苦 有絲毫的屈辱 所以到了月考季考  
的時候 發出榜來 苦學生的名字 必是高高列在前  
面 到了學期屆滿 舉行卒業典禮 苦學生身服學堂  
的章服 首戴文明之峨冠 彬彬雅雅 鞠躬於校長和



教習之前 領受卒業文憑 校長和教習 都格外的欽敬 當日學堂的前輩 和官紳士女 來觀卒業典禮的 沒一個不頌揚贊美 各新聞紙也歷敘苦學生的行誼 閱歷 表揚盛美 倏時間聲名洋溢 流傳通國 所以有卒業沒幾年的工夫 便公選爲議員 超擢入政府的 因此苦

學生這三個字 東西各國 都看承作精金美玉一般 特  
此演說大概 爲我子弟們作個榜樣 莫要自暴自棄 把  
天下第一等事 天下第一流人物 讓給別人作去





享嗎 兩箇人說說笑笑 高興已極 阿喜完了茶鈔 仍舊勾肩搭背 跑向珠江 先去找他舊日的相好 李亞貴獨自一人 跑到人販子小梁家 說有箇外來的姑娘 人才相貌 是箇數一數二的頭子 現在爲沒有盤纏 打算找箇主兒 但是他家飢荒太大 沒得三千銀 不能成交 那小梁不等說完 把李亞貴啐了一臉的唾沫 說你真睡覺沒醒 財迷了心眼 說什麼夢話 你只聽見在花船上買人的 花三千五千 那有費那們大本錢買貨的 李亞貴道 你不要性急 慢慢的商量 就是少點兒也行 小梁道 我沒看貨 怎能定價 李亞貴道 我和你共事 也不止一次了 那一回說過謊 就是我說的不對 要是貨色不高 不值那些錢 還許你不要 小梁道 要是



人才真下得去 我就出五百  
銀 還不痛快麼 要是不行  
不但不給錢 還要罰你  
亞貴道 罰我倒使得 就是  
五百銀 實在太少 這件事  
怕不成了 我找姚老登去罷  
說著往外就走 小梁也不  
攔他 等他走出了門 又把  
他招呼回來 說李朋友 你  
回來商量 亞貴回頭 一面  
走一面說道 你既不肯出價  
又商量什麼 小梁說 你

能領了我去看貨不能 要能見著貨 果真不錯 就是再多點也行 亞貴道 你真是個癩團 沒見過市面的 誰還能憑空誑你的銀子 不是說的是活話麼 先說明了價 又不要你定銀 貨到交銀 要是不值 銀子還在你腰裏 怕飛了嗎 小梁道既這樣說 我再添一百銀 李亞貴只是搖頭 又磨掙了半天 纔說定了一千銀 見貨交銀 立了一張草契 便回來找鍾承祖 鍾承祖正在相好家 暢敘半年的闊別 樂而忘返 聽說李亞貴回來 方想起他所辦的事 便趕緊跑到門外 扯住亞貴的袖子 低聲問道 事體怎麼樣了 李亞貴伸左手拍著他肩膀 右手伸大小兩個指頭 說你好運氣 說妥了六百銀 但 是我的腿也跑累了 嘴也說乾了 你該怎麼謝我 鍾承

祖聽說事成 樂不可支 便  
連向他請了兩箇安 說以後  
一總謝你 且到裏邊喝碗茶  
歇歇腿再說 兩人拉著手  
同進屋子 便要酒點菜  
大喝大嚼了一頓 方纔分手  
李重貴又再三追問 幾時  
可以交貨 鍾承祖說 定準  
明天早飯後 你叫小梁帶著  
銀子 預備箇小轎 再多約  
幾箇弟兄 在北門觀音閣等  
著 我領了阿妹進去 燒完



了香 等出門的時候 你們趁勢一搶 抬著就走 但是  
一層 這銀子怎麼個交付 務要作的嚴密些 不要叫旁  
人知道纔好 亞貴道 銀子是現成 因為小梁沒看見貨  
怕值不了那些錢 所以不能先付 只要明天一見面  
我就向他要銀子 讓他們抬人 我就在望龍居等你 鍾  
承祖連聲說好 約會已定 便彼此分頭回家 李亞貴自  
去知會小梁 鍾承祖又到大街上 買了些香燭紙馬 回  
到家中 告訴母親 明天早起 同妹子到觀音閣燒香的  
話 說了一遍 他母親雖知道他荒唐 也斷斷想不到這  
一著棋子 還替女兒找了兩件衣服 拿出一雙新鞋 叫  
女兒先穿著試試 第二天一黑早 就喊女兒起來 替他  
洗臉梳頭 打扮的精俏伶俐 都紮扮完了 還怕有不合



式的地處 叫他在屋子裏走幾步試試 一面又替扯袖子 拉褲腳 看都合式了 這位老太太方纔放心 那知道人家已說定身價 頃刻就要交貨 這一去便是永訣 再沒有回頭的日子 眼見得嬌牛慣養 堂堂百里侯的千金 已掉落火坑裏頭去了 作娘的還睡在鼓裏 盡心竭

力的打扮他 豈不可笑 豈不可憐 看官 要知道父母  
憐愛兒女的心 都是一般 但是溺愛的多 真是能愛兒  
女的 卻不多見 譬如鍾承祖的娘 要是真能愛兒子的  
呢 便自幼兒好好的管教 引他望正道上走 雖不能講  
德育體育智育 像外國學堂那樣完備 也必須叫他明白  
道理 略知世務 何至於傾家蕩產 玷辱門戶 把同胞  
的妹子 賣爲娼妓 墮入這畜生隊裏去呢 在當初的疼  
愛憐惜 動一動怕他勞神 上學念書怕他受了委屈 喫  
喝穿戴 任他的性兒 怕違著他意思 要生氣害病 以  
爲是疼他愛他憐惜他 那知道正是害了他一輩子 把  
好的一箇宦家子弟 葬送到畜生道中去了 這就是溺愛  
兒子的好結果 要是真能愛女兒的 也當從小教他認字



讀書 教他做人的道理 和烹調針黹紡織 種種女人應盡的職業 至於衣履首飾 但須整齊潔淨 果能如此教導 在家可稱淑女 嫁夫定是賢婦 豈不是一輩子受用 況平日有如此的模範 即使他弟兄不肖 也有些嚴憚 斷然不敢生這賣爲娼妓的心 今看這打扮妝飾一段情形 他那平日的閨教 就可想而知 冶容誨淫 以致結此冤債 還是執迷不悟 替他修飾得千嬌百媚 送去給人販子 雖說是鍾承祖這畜生可恨 但要探源而論 這禍根究也從溺愛而來 所以這溺愛兩個字 不知誤盡了多少兒女 斷送了多少人才 結果了多少性命 有許多作父母的 議論也很明白 獨到子女身上 便不覺迷糊了心竅 不說自己溺愛 還覺著自己兒女 是比別人的

不同 不妨寬縱他些 到  
後來習慣成性 已是無可  
挽回 後悔已經遲了 只  
得諉之風水命運罷了 這  
是中國人的通病 因作父  
母的 原沒受過教育 那  
能教育子女呢 東西各國  
學堂學科之外 另有家  
庭教育一門 就是爲此  
閒話休題 言歸正傳 且  
說鍾承祖 一早起來 見  
母親已經把妹子打扮得花



團錦簇 起心眼裏喜歡 說這六百銀子是拿穩的了 只怕買主見了心愛 再添上一百八十 也未可知 便亟亟的到巷口 替妹子叫了乘小轎 把香燭等件放在轎後 諸事完備 請妹子上轎 他母親還偷偷的給女兒二百錢 預備買些心愛的物件 那知這一去 已是不能回來的了 可憐他母親還是不知 臨出門的工夫 又給他勻了一回粉 整理了一回鬢髮 再三囑咐早早回來 鍾承祖扶妹子進轎 轎夫齊聲說 起 掀上肩 如飛的去了 鍾承祖緊緊在後跟著 將到觀音閣 遠遠望見李亞貴和小梁 帶了一幫人 在那裏等著 鍾承祖便暗暗的作手勢招呼 李亞貴會意 便帶著這幫人 躲到旁邊去了 鍾承祖跟轎進了廟 便有道婆接著上殿 燒香點燭

◎京外各埠派售本報處

北京

廠西門有正書局

廠甸維新書局

東安門萬茹書莊

隆福寺聚珍堂

打磨廠二友書莊

大華牌樓售報處

福興潤信局

鄉祠南李茂林

北馬路官書局

府東紫氣堂

同文仁記

鍋店街文美齋

津埠各書坊

后宰門文美齋

小布政司街有容堂

又化劫堂

四隅頭福蘭堂

濰縣實雅堂

藩署清源局

晉報館

濬文官書局

明達書莊

東來書莊

中外報分館

無錫務寶堂

申昌書室

務本女塾

三橋址總報處

兩浙采辦書報處

華瀛公社

馬王廟背售報處

百花洲廣智書莊

福州

九彩園林先生

廈門

粗糖井徐宅

成都

桂王橋圖書局

重慶

學道街二西山房

武昌

少年學社

開封

廣益書局

衛輝

文明書室

陝西

總派報處

廣州

蘇店街秀文齋

汕頭

絲府街正大和信局

奉天

西大街李公館

錦州

太陽廟門高公館

各報分館

象牙巷彭公館

今日

象牙巷彭公館

大北門

學報書局

同慶

報局

山東

保定 天津

(天津宮南同文仁記廣告)

本局專辦各色南紙簡箋帖套李鼎和貝松泉  
周虎臣毛春塘各種湖筆日置各種水筆輕膠  
徽墨端歛廣硯赤金描金貢箋對料喜壽圍屏  
黃綾奏摺泥金顏料八寶印泥揭樣名火字畫  
硃綾綾錦加細歌絹蘇杭雅扇日規羅盤刻磁  
茶壺茶碗等件各種文玩自置木板經史子集  
石印各種新譯諸書萬國政治史記富國強兵  
興商利民及格致化學天文地理中外輿地新  
聞英法德日各文叢學各書并自印訓蒙捷徑  
史鑑節要精校本四書熙朝紀政代售御批通  
鑑輯覽李文忠海軍函稿東游叢錄地球韻言  
地理問答并各體鉛筆洋墨洋紙等物兼書啓  
蒙叢館各書無不具備一概批發價值格外從  
廉如蒙士商賜顧者請到直隸天津天后宮南  
襪子胡同中間路北便是 本號謹啓

(三等郵便物)

本報定價  
劃一不貳  
俱售大銀  
圓槩不收  
小銀圓現  
銀交易照  
當日市價  
核算此白